六家文選卷第二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行旅下

北使洛一首

顏延年 銑曰宋高祖北伐府遣一使起居延之與府參軍北至洛道中作是詩也 善曰沈約宋書曰延之爲豫章世子中軍行參軍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一使慶殊命參起居延之至洛陽道中作詩一首 文辭藻麗爲謝晦傅亮所賞集曰時年三十二

改服飭勑徒旅首路跼險艱 善本作難字向曰改服改常服旅行旅也飭整首初跼履艱難也 善曰左氏傳曰齊侯謂韓厥曰服改矣杜預曰戎朝異服也謝承後漢書序曰徐俶戎車首路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

跼毛萇詩傳曰跼曲也鄭玄曰跼可畏懼之言也

振楫發吳洲秣馬陵楚山 翰曰楫棹秣栗也言自水登陸行也吳楚皆國名 善曰阮籍詠懷詩曰朱鼈躍飛泉夜飛過吳州毛詩曰言秣其馬杜預曰栗食馬曰秣韓子曰楚和氏得璞王於楚山之中

塗出梁宋郊道由周鄭閒 濟曰梁宋周鄭皆國名 善曰漢書曰沛公乃道碭音義曰道由碭也

前登陽城路日夕望三川 銑曰陽城縣名三川河洛伊即洛陽也 善曰漢書曰汝南郡有陽城縣音義應劭曰三川今河南郡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也

在昔輟期運經始闊聖賢 銑曰闊猶無也在昔晉亂期運輟息無聖賢經理 善曰毛詩曰自古在昔魏都賦曰應期運而光赫蔡邕陳實命碑曰應期運之數抱朴子曰聞之前志聖人生率闊五百歲

伊瀫絕津濟臺館無尺椽 向曰伊瀫皆水名由時亂故津濟斷絕臺館盡毀故無尺椽 善曰伊瀫二水名也曹植毀故殿令曰秦之滅也則阿房無尺椽鄭玄論語注曰津濟渡處也

宮陛多巢穴城闕生雲煙 翰曰言其荒蕪如此

王猷升八表嗟行方暮年 濟曰言宋高祖之德被八方之外嗟我之行值冬時冒寒氣而苦辛 善曰言王道被於八荒余行屬於歲暮也摯虞尚書令箴曰補我袞闕闡我王猷毛詩曰嗟行之人又曰歲聿云暮

陰風振涼野飛雲 善本作雪

瞀 茂

窮天 濟曰瞀亂窮終也謂終歲之天時 善曰陸機苦寒行曰涼野多險難爾雅曰霧謂之晦郭璞曰言昏冥也武賦切窮天謂季冬之日月窮盡也呂氏春秋曰季冬日窮于次月窮于紀

臨塗未及引置酒慘無言 銑曰引發也 善曰引猶進也漢書曰上置酒沛宮

隱憫 眉隱

徒御悲威遲良馬煩 向曰隱憫憂歎貞威遲馬行貞煩勞也 善曰楚辭曰隱憫而不達韓詩曰周道威遲洛神賦曰車殆馬煩

遊役去芳時歸來屢徂諐 翰曰游行也芳時春時徂諐失期也言我以冰雪所苦故歸來屢失期也 善曰言當歸來而更數有所往而諐本期

蓬心既已矣飛薄殊亦然 濟曰蓬非直達者然成也言已隨俗之心夕已除矣而猶被牽制於時尚勞於行役而當此窮歲之節如蓬之性非自直達復爲飄迫殊不得成我志也飛飄薄迫也 善曰言已有蓬心事既已矣而身飛薄亦復同之自傷之辭也莊子謂惠子曰夫子拙於用大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郭象曰蓬非直達者曹植吁嗟篇曰吁嗟此轉蓬居世亦然之

還至梁城作一首 良曰自洛還也梁國名

顏延年

眇默軌路長憔悴征戍勤銑曰眇默遠貞軌車跡也征行戍守勤勞也　善曰楚辭曰登石巒兮遠望路眇眇兮默默又曰顏色憔悴左氏傳曰勤戍五年昔邁先徂師今來後歸軍振策睠東路傾側不及羣向曰昔邁謂前北使時在北伐之前師也今來蓋至後軍也　翰曰言雖揚鞭視歸路而欲疾然道路險阻不能前及其羣　善曰陸機赴洛詩曰振徒陟崇丘楚辭曰肩傾側而不容息徒顧將夕極望梁陳分濟曰徒徒侶也梁陳二國名分分界首也　善曰嵇康贈秀才詩曰息徒蘭圃陸機從梁陳詩曰遠遊越梁陳故國多喬木空城凝寒雲良曰故國謂梁城也喬高也　善曰論衡曰觀喬木知舊都丘隴慎郛郭銘誌滅無文木石扃幽闥黍苗延高墳銑曰謂遭晉亂也墳墓毀撤銘誌遺失木石交橫塞於泉戶如有關閉延滿也　善曰說文曰扃門之關也惟彼雍門子吁嗟孟嘗君愚賤同堙滅尊貴誰獨聞良曰雍門周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荊棘行人見之曰孟嘗君尊貴乃如是乎言貴賤賢愚皆同於死故思此而歎息也　善曰桓子新論曰雍門周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荊棘行人見之曰孟嘗君尊貴乃如是乎毛詩曰吁嗟汝兮封禪書曰堙滅而不稱列子曰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無不消滅也

曷爲久游客憂念坐自殷翰曰曷何殷深也　善曰毛詩曰憂心殷殷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一首濟曰延年爲始安太守徵爲侍郎與湘州刺史張邵登巴陵郡城樓而作是詩也都謂建鄴也

顏延年善曰沈約宋書曰延之爲員外常侍出爲始安太守徵爲中書侍郎集曰張劭

江漢分楚望衡巫奠南服良曰江漢二水名衡巫二山名奠定也　善曰左氏傳曰楚昭王曰江漢睢漳楚之望也衡巫二山名尚書曰奠高山大川孔安國曰奠定也三湘淪洞庭七澤藹荊牧銑曰淪猶會也江湘沅水皆會巴陵至洞庭陂號爲三江三湘蓋謂三江也子虛賦云楚有七澤常見其一藹草盛貞荊亦楚也牧則陶牧地名　善曰盛弘之荊州記曰湘水北流二千里入于洞庭子虛賦曰臣聞楚有七澤嘗覩其一未見其餘郭璞山海

經注曰巴陵縣有洞庭陂江湘沅水皆共會巴陵故號三江口也爾雅曰郊外曰牧**經塗延舊軌登闉**伊人**訪川陸**向曰延猶追也軌迹闉城也　善曰周禮曰國中經塗九軌說文曰延長也又曰闉城曲重門也舊軌謂張劭也蜀都賦曰經途所亘鄭玄周禮注曰延進也陸機豫章行曰川陸殊塗**水國周地險河山信重複**翰曰周市複疊也　善曰陸機荅張士然詩曰余固水鄉士呂氏春秋注曰鄉國也地嶮已見上左傳子犯曰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却倚雲夢林前瞻京臺囿**于目濟曰雲夢澤名京臺臺名囿園也北二者皆楚游觀之地　善曰尚書曰荊州雲土夢作乂孔安國曰雲夢之澤在江南西都賦曰舍櫺檻而却倚懷舊賦曰前瞻太室說苑曰楚昭王遊於荊臺司馬子期諫曰荊臺左洞庭右彭蠡荊或為京**清雰**芳云**霽岳陽曾暉薄瀾澳**於六切向曰雰氣也霽雨止也曾暉曰光也瀾水波澳水曲也　善曰說文曰雰亦雰字也杜預左氏傳曰曰雰氣也毛萇詩傳曰山南曰陽爾雅曰澳隈也**悽矣自遠風傷哉千里目**銑曰遠風謂古跡也楚辭云目極千里傷春心　善曰潘安仁在懷縣詩曰涼飈自遠集楚辭曰湛湛江水兮河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向曰往還起伏其來遠矣陳設勞倦也　善曰起伏即倚伏也**存沒竟何人炯介在明淑**翰曰炯明介獨淑善也言理有存沒其道竟施於何人也其明德獨流於吉善之士　善曰蒼頡篇曰炯明也劉熙孟子注曰介操也楚辭曰彼堯舜之耿介三逸曰耿光也介大也耿與炯同古迥切**請從上世人歸來藝桑竹**濟曰上世高尚之人也藝種也　善曰論衡曰上世之人質樸易化毛萇詩傳注曰埶樹也

還都道中作一首

善曰集曰上潯陽還都道中作都謂都楊州也

鮑明遠良曰昭為臨海王參軍從荊州還也都謂楊州也

昨夜宿南陵今旦入蘆洲銑曰南陵地名蘆洲洲名　善曰宣城郡圖經曰南陵縣西南水路一百三十里庾仲雍江圖曰蘆洲至樊口二十里伍子胥初川渡處也樊口至武昌十里然此蘆洲在下非子胥所渡處也**客行惜日月崩波不可留**向曰惜日月務疾還也崩波猶奔波也　善曰江賦曰駭湍浪而相礧言客行既惜日月兼崩波之上不可少留**侵星赴早路畢景逐前儔鱗鱗夕雲起獵獵晚**善本作曉字**風遒**疾由翰曰早路早取路也畢景落日也儔儔侶也　濟曰

鱗鱗雲皃獵獵風聲遒疾也 善曰廣雅曰遒急也 騰沙鬱黃霧翻浪楊白鷗 良曰騰飛也言飛沙鬱然若黃霧也翻浪有似白鷗鳥也 善曰鷗水鳥也 登艫眺淮甸掩泣望荊流 銑曰艫檣舳也眺視也掩泣憶臨海王也荊流楚水也 善曰漢書音義李斐曰艫船前頭刺櫂處也楚辭曰長大息而掩涕 絕目盡平原時見遠煙浮 向曰絕極也 善曰絕猶盡也 倏悲坐還合俄思甚兼秋 翰曰倏忽俄頃之際悲思已合於心若經三秋也此皆言憶臨海王 善曰兼猶三也毛詩曰一日不見如三秋 未嘗違戶庭安能千里游 向曰昭自責已離親遠游之悲 善曰周易曰不出戶庭無咎古歌曰離家千里客戚戚多[illegible] 誰令乏古節貽此越鄉憂 銑曰古節古人高尚之節越違也皆明責已之詞 善曰思玄賦曰慕古人之貞節左氏傳宋人以懷璧不可以越鄉

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一首 善曰酈善長水經注曰江水經三山又湘浦出焉水上南北結浮橋渡水故曰版橋浦江又北經新林浦

謝玄暉 向曰新林浦名眺時為宣城郡太守故出於此

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騖 善曰宋孝武之江州詩曰山曲蒙幽雨江路結流寒尚書大傳曰大水小水東流歸海也上林賦曰東西南北馳騖往來 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 善曰楊雄交川箴曰交州荒裔水與天際應劭風俗通曰太山巖石松樹鬱鬱蒼蒼如雲中 旅思倦搖搖孤游昔已屢 翰曰永長也搖搖不定貞屢數也 善曰毛詩曰中心搖搖謝靈運湖中詩曰孤遊非情歎 既懽懷祿情復恊滄洲趣 濟曰滄洲洲名隱者所居言我既懽得祿復合此趣矣 善曰楊惲書曰懷祿貪勢不能自退楊雄檄靈賦曰世有黃公者起於蒼州精神養性與道浮遊謝靈運遊南亭詩曰賞心惟良知 躑塵自茲隔賞心於此遇 向曰躑喧也至此乃與塵游隔絕而與心事遇會 善曰左氏傳曰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湫隘躑塵 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 銑曰陶荅子始不修德家富三倍其妻泣曰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將欲以澤其毛衣而成文章也犬豕不擇食故肥而死無幾被誅也眺言我雖無豹姿且終得隱居養性 善曰列女傳曰陶荅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抱兒而泣姑怒以為不祥妻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隱霧而七日不食欲以澤其衣毛成其文章[illegible]於犬豕肥以取之逢禍必矣朞年荅子之家果被盜誅

敬亭山一首 善曰宣城郡圖經曰敬亭山宣城縣北十里

謝玄暉

茲山亘百里合沓與雲齊 向曰亘長也合沓高貌 善曰方言曰亘竟也賈誼早雲賦曰遂積聚而合沓相紛薄而慷慨應劭漢書注曰沓合也古詩曰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 隱淪既已託靈異居 善本作俱字 然棲 翰曰隱淪隱逸也靈異靈仙也居安也 善曰桓子新論曰天下神人五二曰隱淪海賦曰棲百靈 上干蔽白日下屬帶迴谿 濟曰屬及迴曲也 善曰子虛賦曰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陁七發曰依絕區兮臨迴谿 交藤荒且蔓樛 居幽 枝聳復低 向曰樛長聳舉也 善曰毛萇詩傳曰木曲曰樛 獨鶴方朝唳饑鼯此夜啼 銑曰方當也鼯鼠名啼鳴也 善曰八王故事曰陸機歌曰欲聞華亭鶴唳不可得也鼯鼠已見上文 泄雲已漫漫夕 善本作多字 雨亦淒淒 向曰泄猶舒也漫漫雲布貌淒淒雨落貌 善曰魏都賦曰窮岫渫雲日月常翳楚辭曰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冥以多雨 我行雖紆組兼得尋幽蹊 翰曰言我此行雖紆帶郡守之組綬然而兼得尋幽隱之跡 善曰揚子雲解嘲曰紆青拖紫說文曰紆屈也一曰縈也又曰組綬也幽蹊山徑也楚辭曰道幽路兮九疑 緣源殊未極歸徑窅 烏皎 如迷 良曰緣亦尋也源徑路窅深也 善曰聲類曰窅遠望也於鳥切 要欲追奇趣即此陵丹梯 濟曰要約也奇趣謂仙奇也丹梯謂山高峯入雲霞處也 善曰丹梯謂山也眺鼓吹登山曲曰暮春春服美游駕陵丹梯升嶠既小魯登巒且悵齊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詩曰共登青雲梯 皇恩竟已矣茲理席 善本作庶字 無睽 銑曰若天子之恩於我終竟止矣此登山之理無乖也 善曰西京賦曰皇恩溥周易曰睽乖也王粲從軍行詩曰茲理不可違

休沐重還道中一首 良曰休沐謂休假沐浴也還歸于丹陽 善曰五言休假也沐洗也漢書張安世休沐未嘗出如淳曰五日得下一沐

謝玄暉

薄游弟從告思閑願罷歸 翰曰薄游薄官弟且也從告休謁之名閑靜也 善曰孫綽子曰或問賈誼不遇漢文將退耕於野乎薄游於朝乎漢書曰蘇林曰第且也又曰高祖嘗告歸之田李斐曰休謂退之名也又韋賢

乞骸骨罷歸還邛歌賦似休汝車騎非濟曰司馬相如歸家貧素與臨邛令王吉善於是相如往王吉舍臨邛都亭而相如工於文章歌賦以自樂也許劭字子將汝南人爲郡功曹同郡袁紹豪俠休濮陽令車騎甚衆入郡界曰吾輿服豈使許子將見之遂以單騎歸家眺言我歌賦有似相如而車騎乃非袁紹也　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家貧素與臨邛令相善於是相如往舍臨邛都亭是時卓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桃之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文君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范曄後漢書曰許劭汝南人爲郡功曹同郡袁紹濮陽令車徒甚盛將入界內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灞池不可別伊川難重違良曰灞池謂西京伊川謂東京言此二京不可違別者以喻丹陽亦不可暫去也　善曰枚乘集有臨灞池遠訣賦伊川已見上文潘岳關中記曰霸陵文帝陵也上有池有四出道以寫水也汀葭稍靡靡江菼他敢復依依銑曰汀水際平處也葭菼皆水草名靡靡依依隨風貌　善曰毛詩曰葭菼揭揭毛萇曰葭盧也菼亂也高唐賦曰薄草靡靡韓詩曰楊柳依依田鶴遠相叫沙鴇保忽爭飛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向曰鴇水鳥翰曰表外也岫亦山也　善曰枚乘樂府詩曰美人在雲端表猶外也試與征徒望鄉淚盡霑衣濟曰征行徒侶也鄉淚望鄉之淚　善曰古詩曰淚下霑衣裳賴此盈罇酌含景望芳菲良曰賴此盈罇酒含光景而望芳菲之節稍得解其鄉思　善曰嵇康秀才詩曰旨酒盈罇陸機曰日出東南隅清　含藻景問我勞何事霑沐仰清徽志狹輕軒冕恩甚戀閨善本作重字闈銑曰徽美也我所以勞心者爲天子之澤霑潤我仰清美之道所致　向曰闈門也閨門天子重門也言我志狹不重軒冕蒙主恩甚故戀重門　善曰管子曰先王制軒冕以著貴賤也歲華春有酒初服偃郊扉翰曰此心終願歲初春酒熟衣以初服偃息故居之門庭也　善曰楚辭曰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顏延之贈王太常詩曰郊扉常晝閉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一首濟曰三立山名京邑謂丹陽　善曰山謙之丹陽記曰江寧縣北十二里濱江有三山相接即名爲三山舊時津濟道也

謝玄暉

灞涘望長安河陽視京縣良曰喻登山望丹陽也涘岸也京縣洛陽也　善曰王粲

七哀詩曰南登灞陵岸迴首望長安潘岳河陽縣詩曰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銑曰甍屋簷也參差連維貌　善曰吳都賦曰飛甍舛互李尤洪池銘曰漸臺中起列館參差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暄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去矣方滯淫懷哉罷歡宴向曰覆蓋英華也　翰曰言思歸未果故罷歡宴　善曰邯鄲湛贈伍處玄詩曰行矣去言別易會難王粲七哀詩曰何爲久淫滯詩曰懷哉懷哉曷月余旋歸哉佳期悵何許淚下如流霰濟曰佳期謂友朋也悵恨也何許謂不見也霰雨雪相雜也　善曰楚辭曰與佳人期兮夕張又曰涕淫淫而若霰有情知望鄉誰能鬒音軫善本作縝字不變向曰言人情有望鄉者誰能髮不變白乎鄉謂丹陽鬒黑也詩云鬒髮如雲鬒黑也縝鬒同義　善曰盧諶與劉琨書曰苟曰有情號能不懷廣濟曰縝黑也古詩曰還顧望舊鄉張載七哀詩曰憂來令髮白毛萇詩傳曰鬒黑髮也縝與鬒同

京路夜發一首銑曰又自丹陽之宣城郡

謝玄暉

擾擾整夜裝肅肅戒徂兩向曰擾擾卒迫也肅肅嚴敬也徂往也兩車也　善曰枚乘七發曰擾擾若三軍之騰裝尚書曰戎車三百兩廣雅曰擾擾亂也毛詩曰肅肅宵征許慎淮南子注曰裝束也曉星正寥落晨光復泱烏朗漭莫蕩切翰曰寥落稀疎貌泱漭不明貌　善曰寥落星稀之貌也字書曰泱漭不明之貌猶霑餘露團稍見朝霞上浪曰團露垂貌　善曰毛詩曰野有蔓草零露團兮故鄉邈已夐山川脩且廣濟曰夐遠脩長也　善曰班固燕山銘曰夐其邈兮亘地界陸機赴洛詩曰遠遊越山川山川脩且廣文奏方盈前懷人去心賞勑躬每跼局蹐脊瞻恩唯震蕩銑曰文奏謂官簿書懷人懷友人也　向曰勑誡躬身也跼蹐危懼也瞻恩天子之思也震蕩不安也　善曰曹子建聖皇篇曰侍臣首文奏陛下體仁慈毛詩曰嗟我懷人鮑昭白頭吟曰心賞猶難恃孝經鉤命決曰勑躬未濟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楚辭曰心怵惕而震蕩行矣倦路長無由稅歸鞅翰曰稅息鞅駕也　善曰陸機贈弟詩曰行矣怨路長說文曰鞅頸靼也又曰靼柔革也鞅於兩切靼都達切

望荊山一首

江文通 良曰淹時校建平王景素五經而作是詩

奉義至江漢始知楚塞長 濟曰奉義慕義也 善曰沈約宋書曰建平王景素爲右將軍荊州刺史江淹授景素五經奉義猶慕義也江漢荊楚之境也盛弘之荊州記曰魯陽縣其地重險楚之北塞也

南關繞桐栢西岳 善本作嶽字 出魯陽 銑曰南關謂所居之南有關也桐栢山名西岳謂西有山魯陽縣名 善曰尚書曰導淮自桐栢漢書曰南陽郡魯陽縣有魯陽山

寒郊無留影秋日懸清光悲風繞 善本作撓字 重林雲霞肅川漲 向曰言秋暮氣寒日短也 翰曰肅青明明貞漲水也 善曰周易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說文曰撓曲木也奴教切肅寒也江賦曰濟江津而起漲漲水大之貌也

歲晏君如何零淚霑衣裳 濟曰歲晏喻年老君者淹自謂也淹懼年老故落淚也 善曰古詩曰淚下沾衣裳楚辭曰歲既晏兮

玉柱空掩露金樽坐含霜 良曰玉柱玉徽琴也掩露含霜謂秋夜 善曰袁淑正情賦曰解蘊麝之芳衾陳玉柱之鳴箏曹子建樂府詩曰金樽玉杯不能使薄酒更厚楚辭曰衣納納而掩露

一聞苦寒奏載 善本作再字 使豔歌傷 銑曰言琴酒既無情撫持當此時若一聞奏苦寒之曲則使美豔之歌亦悲傷也苦寒豔歌皆古歌曲 善曰沈約宋書曰北上苦寒行魏帝辭又曰羅敷豔歌行古辭也

旦發漁浦潭一首

丘希範 向曰遲爲新安郡太守經此潭宿明日早發至中流作此詩也

漁潭霧未開赤亭風已颺 翰曰赤亭山名 善曰漁潭赤亭已見謝靈運春渚詩

櫂歌發中流鳴鞞響沓嶂 善本作障字 翰曰櫂歌鼓櫂而歌也鞞小鼓也沓嶂重山也 善曰馬融廣成頌曰發櫂歌縱水謳字林曰鞞小鼓也爾雅曰山上下曰障

村童忽相聚野老時一望詭怪石異象嶄絕峯殊狀 良曰詭怪幽奇也嶄絕嶮峻貌 善曰張衡士辯曰蹊路詭怪

森森荒樹齊析析寒沙漲 銑曰森森長密貌荒樹野樹也析析風聲漲起也 善曰謝靈運山居賦注曰漲者沙始起將成嶼也

藤垂鳥易陟崖傾嶼難傍 去向曰島嶼皆水中山也陟升傍近也 善曰說文曰島海中有山劉淵林吳都賦曰嶼海中州上有山石說文曰傍附也

信是永幽栖善本作棲字豈徒暫清曠翰曰信可長往豈徒暫游而已善曰謝靈運方山詩曰資此永幽栖又田南詩曰清曠招遠風蒼頡篇曰曠踈曠也坐嘯昔有委卧治令善本作今字可尚濟曰後漢岑晊字公孝有幹國之器太守成瑨請爲功曹時謠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俱坐嘯漢武使汲黯卧理淮陽遲言坐嘯之事昔人已委得賢才卧理之事我今自庶幾也善曰坐嘯卧治並見謝玄暉在郡卧病詩

早發定山一首善曰梁書曰約爲東陽太守然定山東陽道之所經也

沈休文良曰約爲東陽太守宿于定山而早發

夙齡愛遠壑晚涖見奇山銑曰夙齡謂少年時也晚涖謂暮年臨職善曰毛萇詩傳曰涖臨也標峯綵虹外置嶺白雲閒善曰楚辭曰建綵虹以招指穆天子傳西王母謠曰白雲在天丘陵自出傾壁忽斜豎絕頂復孤圓善曰江賦曰絕岸萬文壁立霞剥謝靈運有登廬山絕頂詩毛萇詩傳曰山頂曰冢歸海流漫漫出浦水濺濺淺音善本作淺淺字向曰漫漫平流皃濺濺淺流急皃善曰歸海已見上文楚辭曰石瀨兮淺淺王逸曰淺淺流疾貌也野棠開未落山櫻發欲然翰曰棠櫻皆果木名而開發其花也花朱色如火欲然也忘歸屬蘭杜懷祿寄芳荃濟曰蘭杜芳荃皆香草也言我至此忘歸屬於此草雖懷祿而去長寄其心善曰楚辭曰遊子憺兮忘歸懷祿已見上文楚辭曰荃不察余之中情王逸曰荃香草以喻君子眷言採三秀徘徊望九仙良曰三秀芝草名九仙仙法名言我終當顧此採芝草而服以望九仙之道善曰楚辭曰束三秀於山間王逸曰三秀謂芝草也列仙傳曰涓子者齊人好餌木至三百年乃見於齊後授伯陽九仙法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游好一首銑曰新安郡名京邑丹陽郡也善曰十洲記曰桐廬縣新安東陽二水合於此仍東流爲折江

沈休文

眷言訪舟客茲川信可珍善曰廣雅曰珍重也洞澈隨深淺皎鏡無冬春千仞寫停善本作喬字樹百丈見游鱗向曰皎鏡

清明如鏡七尺曰仞千仞言高也喬高鱗魚也　善曰淮南子曰豐水之深千仞投金鐵焉則形見於外抱朴子曰扶南金鋼生於百丈水底滄浪平有時濁清濟涸無津於翔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吾足夏禹竭洛涸濟瀝淮於澤言濟水亦有涸時滄浪水有濁時此江水不曾濁不曾涸　善曰楚辭曰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戰國策曰蘇秦曰齊有清濟濁河吳越春秋曰禹周行宇內竭洛涸濟瀝淮於澤賈逵國語注曰涸竭也字書曰津液也固胡落切豈若乘斯去俯映石磷磷水中石貝　善曰鵬鳥賦曰乘流則逝毛詩曰揚之水白石磷磷紛吾陽顒滓寧假濯衣巾　善本作布衣字願以濯淳淺水流之水白石磷磷　善本作水字靄君纓上塵良曰紛吾約自謂也君即京邑游好也言我至此已陽喧顒濁穢無假浣濯衣巾請以流沫靄洗京邑游好纓上塵　善曰顒濁也言我至此以往東陽自然陽越亦不須濯衣巾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

軍戎

從軍詩五首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年三月公西征張魯及五子降十二月至

自南鄭是行也侍中王粲作五言詩以美其事

王仲宣

銑曰漢相曹操出師征張魯及孫權時粲作詩以美其事

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誰神且武焉得久勞師

善曰漢書曰李廣程不識為名將程不識擊刁斗夾治軍簿至明軍不得自便李將軍極簡易其事亦佚樂然士卒多樂從廣而苦程不識班固漢書高祖紀述曰實天生德聰明神武左氏傳寔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周易曰古之神武不終者六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翰曰關西也赫盛也天威天子之威　善曰曹操為丞相故曰相公也毛詩曰王赫斯怒陸賈新論曰聖人承天威承天功與之爭功豈不難哉左氏傳齊侯對宰孔曰天威不違顏咫尺

棄滅獯虜罪舉服矣夷西收邊地賊忽若俯拾陳賞越丘

善曰漢書曰匈奴單于名冒頓其先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獯粥居北蠻中隨畜牧而轉徙其俗寬則隨畜因水草而遷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為事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利則進前不利則退走不羞遁逃以此觀之其性然也　善曰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棄秦如遺躧耳　善曰漢書曰匈奴謂張騫曰月氏王殺吾父取其地吾必為報之騫為言月氏道如拾遺也　善曰漢書曰匈奴謂賢曰撐犁孤塗單于天子之貌也單于廣大之貌也匈奴謂天為撐犁謂子為孤塗謂廣大為單于山酒肉踰川坻　銑曰陳布越過也丘山川坻言酒肉多也　善曰六韜曰賞如高山罰如深溪左氏傳晉

侯投壺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軍中善本作人字多飫饒人馬皆溢肥向曰飫厭饒餘也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飫猒也說文曰饒飽也徒行兼乘還空出有餘資良曰徒步乘騎也　善曰論語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拓地三千里往返速如善本作若字飛翰曰拓開拓也　善曰虞丘壽王驃騎論功曰拓地萬里海內晏然毛詩曰王旅嘽嘽如飛如翰毛萇曰疾如飛也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濟曰鄴魏都也獲盡也　善曰漢書曰魏郡有鄴城縣家語孔子曰無聲之樂所願志從之晝善本作盡字日處大朝日暮薄言歸向曰大朝天子朝也　善曰毛詩曰薄言旋歸外參時明政內不廢家私禽獸憚爲犧良苗實已揮銑曰賓孟適郊見雉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憚其爲犧也曰雞其憚爲人用乎人異於是矣晉公子謂秦伯曰重耳之事君也若黍苗之仰膏雨也若君庇蔭膏澤之使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粲言我雖有雄雞懼犧之情亦欲不爲人用而沐曹公之德如陰雨之庇黍苗是以復願仕也禽獸鳥獸之通名良苗五穀之通名實謂沐恩之實也揮布也　善曰良苗穀也國語曰秦伯將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使子餘公子賦黍苗子餘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賈逵曰在宗廟爲祭主也揮當爲輝崔駰七依曰霈若膏雨之潤良苗竊慕負鼎翁願厲朽鈍姿善本無此二句不能效沮溺相隨把鋤犂向曰伊尹負鼎以干湯長沮桀溺耦而耕言我竊慕伊尹之負鼎不學沮溺之耦耕厲朽鈍粲自謙也　善曰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熟覽夫子詩信知所言非翰曰趙簡子使聘夫子夫子及河聞鳴犢與竇犨之見殺乃迴車而旋爲操曰翱翔于衛復我舊居從吾所好其樂只且此謂夫子詩也粲將厲鈍朽以求仕夫子翱翔以退居以粲之情則夫子之言非也　善曰孔叢子曰趙簡子使聘夫子夫子將至及河聞鳴犢與竇犨之見煞也迴輿而趣爲操曰翱翔于衛復我舊居從吾所好其樂只且然夫子欲從所好而隱居仲宣欲厲節而求仕有乖夫子之志故以所言爲非也

涼風厲秋節司典告詳刑濟曰孟秋之月涼風至言將順秋氣而行殺罰故主司告以詳刑之事厲嚴也　善曰禮記孟秋之月涼風至用始行戮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以征不義尚書王曰有邦有土告爾詳刑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粲從征吳作此四篇我君順時發桓桓東南征向曰我君曹公也桓

桓武貞東南征謂征孫權　善曰穀梁傳曰葬我君桓公順時應秋以征也禮記曰舉事必順其時東南謂吳也毛詩曰桓桓于征逖彼東南

汎舟蓋長川陳卒被隰坰　銑曰被徧也　善曰國語曰秦汎舟于河爾雅曰林外曰

征夫懷親戚誰能無此　善本作戀字

情拊衿倚舟檣眷眷思鄴城　向曰時粲從軍　善曰漢書公孫玃曰累足撫襟埤蒼曰檣帆柱曰檣韓愈詩曰眷眷懷歸

哀彼東山人喟然感鸛鳴　翰曰詩云我徂東山滔滔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粲自言念室家之意喟歎聲　善曰毛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毛萇曰垤螘冢也鄭玄曰鸛水鳥也將陰雨而鳴行於陰雨尤若婦人則歎於室垤徒頡切

日月不安處人誰獲恒　善本作常字

寧　濟曰此粲自解之詞獲得恒常寧安也　善曰國語姜氏謂晉公子曰日月不處人誰獲安

昔人從公旦一徂輒三齡　銑曰詩云周公東征三年而歸齡年徂往也　善曰毛萇詩序曰周公東征三年而歸

今我神武師蹔　善本作暫

往必速平弃余親睦恩輸力竭忠貞　銑曰神武謂曹公也速平謂平孫權也親睦親戚也　善曰左氏傳欒盈曰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又曰荀息曰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偶俱無猜貞也

懼無一夫用報我素餐誠　向曰無能而食祿曰素餐報猶雪也　善曰毛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夙夜自恲　普庚

性思逝若抽縈　翰曰恲性歎息也逝往也抽縈如緝縈也　善曰廣雅曰恲忼慨也普耕切

將秉先登羽豈敢聽金聲　良曰漢賈復擊青犢於射犬被羽先登所向皆靡孫卿子曰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言我將被羽先登而破敵豈敢聽金聲而止　善曰東觀漢記曰賈復擊青犢於射犬被羽先登所向皆靡仲宣從軍詩曰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國疾秉羽被羽其義同也孫卿子曰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

從軍征遐路討彼東南夷　濟曰謂孫權爲夷者務願毀敵

方舟順廣川薄暮未安坻　銑曰方並也安坻謂繫舟於岸　善曰史記曰春申君曰廣川大水山林谿谷

白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　善曰古步出夏門行曰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桑梓二木名也餘暉言將夕也

蟋蟀夾岸鳴孤鳥翩翩飛　向曰蟋蟀秋蟲名翩翩飛皃　善曰毛詩曰七月在野鄭玄曰謂蟋蟀也

征夫心兩　善本作多字

懷悽　善本作惻字

愴令吾悲

善曰礼記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下船登高防草露霑我衣高防謂戍守之地　善曰說文曰防隄也春秋元命苞曰露所以潤草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沾衣迴身赴牀寢此愁當告誰善曰楚辭曰居愁期誰告古詩曰愁思當告誰身服干戈事豈得念所私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戈戟干盾也所私情所親也即戎有授命茲理不可違翰曰即就戎兵也授命授君命也　善曰論語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曰見危授命亦可以成人矣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向曰白馬津河津名　善曰漢書酈食其曰塞白馬之津逍遙河隄上左右望我軍善曰毛詩曰河上乎逍遙連舫踰萬艘帶甲千萬人良曰言連舫兵甲之多也艘舫船名　善曰六韜曰武王伐紂出於河呂尚爲右將以四十七艘舫踰於河國語曰吳王帶甲三萬人也說文曰舫併舟也又曰艘船揔名也率彼東南路將定一舉勳銑曰率循勳功也將定一舉平權之功也　善曰毛詩曰率彼曠野戰國策張儀謂秦王曰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向曰幄帳也聖君謂曹公　善曰漢書高祖曰夫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范曄後漢書光武詔曰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之中恨我無時謀譬諸具官臣濟曰粲自恨無應時之謀猶無才而具官位之臣　善曰論語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孔子對曰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鞠躬中堅內微畫無所陳良曰漢光武賜陳俊以絳衣三百領以衣中堅同心之士然中堅卒伍之名鞠躬敬懼皃言我但敬懼於卒伍之中微少畫策亦無能陳設　善曰論語曰入公門鞠躬如也東觀漢記曰光武賜陳俊絳衣三百領以衣中堅同心之士也許歷爲完士一言猶善本作獨字敗秦銑曰趙奢將兵救韓軍士許歷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敗奢曰諾即使萬人趨上北山秦軍後至爭山不得趙縱兵擊之大破秦軍完士猶凡士也　善曰史記曰秦伐韓趙使趙奢救之令軍中曰軍中有以軍事諫者死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鑕之誅趙奢曰有後令邯鄲許歷請復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赴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敗秦軍完謂全具也言非有奇也論衡曰西門豹董安于誠爲完將之人能納韋絃之教也我有素餐責誠愧伐檀人向曰詩曰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間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言我無德受祿有愧於此也　善曰毛詩曰坎坎伐檀兮寘

之河之于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漢書平當曰吾已負素餐責矣雖無鈆刀用庶幾奮薄身翰曰言我雖無鈆刀一割之用庶幾奮微薄之身願以立功事善曰東觀漢記班超曰冀立鈆刀一割之力班孟堅荅賓戲曰榻朽摩鈍鈆刀

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濟曰悠悠長也靡靡愁貌善曰毛詩曰悠悠南行又曰行邁靡靡中心搖搖四望無煙火但見林與丘善曰東觀漢記曰北夷作寇千里無火煙城郭生榛棘蹊徑無所由良曰榛叢由從也善曰高誘淮南子曰日聚木曰榛雚桓蒲竟廣澤葭葦夾長流日夕涼風發翩翩漂吾舟寒蟬在樹鳴鸛鵠摩天游銑曰雚蒲葭葦皆水草名向曰鸛鵠皆鳥名摩天言高也善曰禮記曰孟秋寒蟬鳴古烏生八九子歌曰黃鵠摩天極高飛客子多悲傷淚下不可收朝入譙郡界曠然消人憂翰曰曹公譙人故粲美之善曰魏志曰武皇帝譙人也雞鳴逢四境黍稷盈原疇濟曰言村落相次稼穡竟野善曰孟子曰齊有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逢乎四境也說文曰疇耕治之田也館宅充鄽里士女善本作女士字滿莊尰音仇協韻作本作尰字良曰充亦滿也郭外曰鄽莊尰皆道也善曰韓詩曰肅肅兔苴施於中尰爾雅曰六逢謂之莊薛君曰尰九交之道也自非賢聖善本作聖賢字國誰能享斯休銑曰賢聖謂曹公享當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享當也詩人美樂土雖客猶願留向曰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謂有德之國也客粲自謂也願留願留於譙也善曰鄭玄曰樂土有德之國也

郊廟

宋郊祀歌二首

顏延年翰曰宋文帝時郊祀天地使延年作詞

夤威寶命嚴恭帝祖濟曰夤敬威畏也寶命天命言天子敬畏天命尊敬先祖善曰尚書曰周公曰嚴龔寅畏又曰王無墜天之降寶命帝上帝祖先祖也炳海表岱系唐胄楚良曰炳明

也胄猶承也海岱及淮惟徐州即彭城東界宋高祖本彭城人故以此明表海岱之地也宋承唐堯及楚元王後故云系承也 善曰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東京賦曰系唐統接漢緒漢書曰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爲楚王王彭城沈約宋書曰高祖彭城人楚元王之後也彭城徐州之境 靈監睿文民屬睿武 銑曰靈神監察睿聖也 善曰曹植離友詩曰靈鑒無私 奄受敷錫宅中拓宇 向曰敷大錫賜宅居也言宋高祖奄受天之大賜故居中開拓疆宇 善曰毛詩曰奄大也尚書曰敏是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東京賦曰先帝開拓土宇 豈地稱皇罄天作主 翰曰見偏罄盡也 善曰燕然山銘曰夐其邈地界曹植玄暢賦曰罄天壤而作皇孝經鉤命決曰道機合者稱皇張儼詩立太子師傅表曰陛下膺期順乾作主 月毫芮來賓日際奉土 濟曰毫窟也月窟西極日際東極言遠國皆來賓王庭奉獻土物 善曰甘泉賦曰西壓月窟日際東朔東震日域服虔曰音窟窟人各所生也尚書曰明王愼德四夷咸賓杜子春周禮注曰今南陽穿地爲窟毫曹植玄暢賦曰絕日際而來王潘岳爲賈謐贈陸機詩曰奉土歸疆 開元首正禮交樂舉 良曰元首皆始也正者正月上日也禮交樂舉和之至也 善曰張載元康頌曰開建號班德布化禮記曰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

典聯事九官列序 銑曰周禮有六典之官以掌萬邦舜命九官以理天下若斯之官天接聯而事於此羅列皆有次序 善曰周禮以官府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又曰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禮典三曰教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應劭曰尚書曰禹作司空弃后稷契司徒皐陶作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也凡九官也 有牲全 在滌有絜在俎 向曰犧牲體完曰牷在滌謂在牢中也絜清絜之物也俎祭器也 善曰周禮曰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禮記曰帝牛必在滌三月鄭玄曰滌牢中所搜除處毛詩曰絜爾牛羊或肆或將鄭玄曰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將而進也 以薦 善本薦字饗 主垂以答神祐 翰曰薦進衷善祐福也言進我天子之善以答神靈之福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薦獻也衷中心也長揖賦曰受神人之福祐

維聖饗帝維孝饗親 濟曰維繼帝天饗祭也 善曰禮記曰維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 皇乎備矣有事上春 良曰言天子備聖孝之道有事謂有祭祀之事 善曰漢書郊祀歌曰大孝備矣休德昭清左氏傳宰孔曰天子有事于郊杜預曰有祭事也周禮上春生穜稑之種 禮行宗祀敬肇

郊禋 銑曰禮行敬迹謂徧禮也宗祀謂先祭於祖郊禋謂祭祀於郊精意以享謂之禋 善曰禮記曰禮行祖廟而孝慈服焉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又曰郊祀后稷孔安國尚書傳曰精意以享謂向曰金枝謂燈以金飾之廣樂天子樂也 善曰漢書曰金枝秀華又記曰趙簡子病寤寐曰我與百神聽應劭曰金枝銅鐙百二十枝史記曰漢家常以正於鈞天廣樂矣**陟配在京降德在民** 翰曰陟升也詩云三后在天王配于京謂大王王季文王既沒精氣在天武王能配行其道以德及衆庶也 善曰毛詩曰三后在天陟配在京禮記曰后王命冢宰降德于兆民**奔精照夜高燎煬晨** 濟曰漢家以正月上辛祠甘泉以昏時及夜祠到明而終也常有流星經於祠壇奔精即流星也燎焚柴煙煬月上辛祠甘泉昏時夜祠到明而終也常有流星經於祠壇奔精星流也燎焚柴煙煬也言焚柴之煙逵于晨也 善曰毛詩曰奔精星流也史記曰漢家常以正於祠壇東京賦曰颺槱燎之炎煬致高煙於太一**陰明浮爍沈榮詠深淪** 銑曰宋水德主北方辰星辰星爲陰明之宿浮爍謂其光上浮也榮水曰沈榮祭名深淪謂致誠信於水也淪深水也 善曰言宋爲水德而主辰故陰明之宿浮爍而揚光沉榮而祭沈淪而沈靜也尚書考靈耀曰氣在於冬其紀辰星是謂陰明尚書大傳曰沈四海鄭玄曰祭水曰沈榮祭名深淪謂致誠信於水也淪**告戎大報受釐元神** 良曰

告其成功以報於天遂受福於天神矣釐福元大也 善曰禮記曰升中于天鄭玄曰中成也燎柴祭天告以諸矣之成功又曰大報天而主日也漢書曰上方受釐坐宣室臣瓚曰釐謂祭祀餘胙也如淳曰釐音僖吕安觸髏賦曰上奏元神下告皇祇服虔甘泉宮賦注曰釐福也**月御案節星驅扶輪** 向曰言天福之降下於國使月御車使星驂乘 善曰月御案節星驅爲之扶輪王濟鍾夫人序德頌曰濟蒙天假星驅省疾羽猟賦曰齊桓公曾不足使扶輪羽猟賦曰風詡詡其扶輪**遥輿遠駕曜曜振振** 翰曰興起也天神起自於天故云遥輿也下至於地故云遠駕也曜曜振振光明威盛皃 善曰漢書房中歌曰雷震震電曜曜杜預左氏傳注曰振振盛貌遠駕神駕也

樂府上

樂府四首古辭

濟曰漢武帝定郊祀乃立樂府散採齊楚趙魏之聲以入樂府也名字磨滅不知其作者故稱古辭

善曰言古詩不知作者姓名他皆類此

飲馬長城窟行

銑曰長城秦所築以備胡人路出於此而傷悲矣言天下征役軍戎未止婦人思夫故作是行行曲也 善曰應善長水經

曰余至長城其下往往有泉窟可飲馬古詩飲馬
長城窟行信不虛也然長城蒙恬所築也言征成
之客至於長城而飲其馬婦思之
故爲長城窟行音義曰行曲也

青青河畔善本作邊字草縣縣思遠道銑曰此謂自春而相
思也縣縣心不絕兒善曰言良人行役以春爲期期至不
以增思王逸楚辭注曰縣縣細微之思也遠道不可思宿善本
作夙字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各自
異縣展轉不相見善本作可字向曰昔夜也展轉反側也善曰字書曰輾亦展字也說文曰
展轉也鄭玄毛詩箋曰轉移也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
媚誰肯相爲言翰曰知謂當海水不凝凍則不知天風喻婦人在家不知
夫之信息雖有親戚之家皆入門而自愛誰肯相爲訪問而言者乎
亦喻朝廷食祿之士各自保己以爲娛游不能薦於賢才善曰枯
桑無枝尚知天風海水廣大尚知天寒君子行役豈不離風
寒之患乎但人入門咸各自媚誰肯爲言乎皆不能爲言也客從
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向曰相思之甚精誠感通若夢寐之間似有所使自夫所來者遺我
雙鯉魚魚者深隱之物不令漏洩之意耳命家童殺而開之中遂得
夫書也尺素絹也古人爲書多書於絹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素生帛也長跪讀素書書中竟
何如善曰跪拜也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銑曰何如
謂何言也
夫知婦相思不能
下食故言加餐也

君子行平調向曰言君子之道宜守謙撝不
履見猜之地瑟有三調平調清調側
調此曲處於平調
善本無此一篇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
正冠翰曰納取也取履疑
盜瓜正冠疑盜李也嫂叔不親授長幼不比肩
銑曰行合於礼授謂傳物也勞謙得其柄和光甚獨難濟曰易云勞謙
柄老子云和其光同
其塵言此理甚難明君子謙者德之
握髮後世稱聖賢銑曰白屋草屋庶人居也若此之人周公
皆謙下見之每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髮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

以待天下士故天下士皆歸心焉後世乃稱其聖賢

傷歌行 向曰側調傷日月代謝年命遒盡離絕知友傷而爲歌

昭昭素明月暉光燭我牀憂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長 翰曰燭照也耿耿夜深長皃 善曰毛詩曰耿耿不寐如有隱憂 微風吹閨闥羅幃自飄颺 濟曰闥門也 善曰毛萇詩傳曰闥內門也 攬衣曳長帶屣履下高堂東西安所之徘徊以彷徨 濟曰安何也徘徊彷徨皆時行不止皃 善曰長門賦曰屣履起而彷徨 春鳥翻南飛翩翩獨翱翔悲聲命儔匹哀鳴傷我腸感物懷所思泣涕忽霑裳佇立吐高吟舒憤訴穹蒼 銑曰穹蒼天也 善曰毛詩曰佇立以泣谷永與王譚書曰抑於家不得舒憤毛詩曰靡有旅力以念穹蒼李巡爾雅注曰仰視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蒼蒼故曰穹蒼爾雅曰穹蒼蒼天也

長歌行 平調良曰長歌短歌言壽命長短有定分不可妄求當早崇樹事業無貽後時之歎 善曰崔豹古今注曰長歌言壽命長短定分不妄求也此上一篇似傷年命而下一首直敘怨情古詩曰長歌正激烈魏武帝燕歌行曰短歌微吟不能長傅玄艷歌行曰咄來長歌續短歌然行聲有長短非言壽命也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 善本作行字 日晞 向曰晞乾也 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毛萇曰晞乾也 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暉 翰曰爲事當及少年之時 善曰楚辭曰恐死不見乎陽春淮南子曰光暉萬物 常恐秋節至焜 胡本 黃華葉衰 濟曰恐至暮年志氣銷歇焜黃華葉色壞 善曰焜黃色衰貌也 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 銑曰言年一過不可再來 善曰尚書大傳曰百川赴東海 少壯不努力老大徒 善本作乃字 傷悲 銑曰理固無益

怨歌行一首 善曰歌錄曰怨歌行古辭然言古者有此曲而班婕妤擬之婕妤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爲小使俄而大幸爲婕妤居增成舍後趙飛燕寵盛婕妤失寵希復

進見成帝崩婕妤充園陵薨

班婕妤 向曰漢書云孝成帝班婕妤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爲小使俄而大幸爲婕妤後趙飛燕寵盛婕妤失寵故有長篇也婕妤后妃之位名也左曹越騎校尉況之女虎之姑少有才學

新裂齊紈素鮮 善本作皎字 如霜雪 翰曰紈素細絹出於齊國 善曰漢書曰罷齊三服官李斐曰紈素爲冬服范子曰紈素出齊荀悅曰齊國獻紈素絹天子爲三官服也 裁成 善本作爲字 合歡扇團團似明月 良曰皆喻盛美加之刻飾 善曰古詩曰文綵雙鴛鴦裁爲合歡被 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 濟曰君愛幸有如此 善曰蒼頡篇曰恨抱也此謂蒙恩幸之時也 常恐秋節至涼飈 善本作風字 奪炎熱 銑曰懼寵之移 善曰古黃華葉衰炎熱氣也 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向曰果見遺擲矣篋笥盛扇之箱

樂府二首

短歌行 濟曰言人壽命不可得長思與知友得時此則擬而作之已下盡類此 爲樂府自戒勗之意凡樂府詩古皆有詞

魏武帝 翰曰魏志曰太祖武帝姓曹氏諱操字孟德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舉孝廉而爲郎遷南頓令後封魏王創造大業文武並施御軍三十餘年手不捨卷晝則講軍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乃造新詩被之管絃皆成樂章文帝立追諡爲武皇帝 善曰魏志曰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姓曹諱操字孟德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舉孝廉爲郎遷南頓令封魏王文帝追諡曰武皇帝也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善曰左氏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銑曰如朝露言短促也去日逝去之日 善曰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 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銑曰慨慷歎也 向曰杜康古之造酒者在此篇斷以爲酒名未知孰是 善曰毛詩曰微我無酒以遨以遊博物志曰杜康作酒王著與杜康絕交書曰康字仲寧或云黃帝時

宰人號酒泉太守漢書東方朔曰臣聞消憂者莫若酒也**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翰曰子衿詩國風也俱在學校之中青衿青領者也其心悠悠謂相思也　善曰古詩曰馳車整中帶沈吟聊躑躅也**但爲君故沈吟至今**善本無此二句良曰君爲知友也沈吟喻深思之意**呦呦**幽**鹿鳴食野之苹**平**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濟曰詩小雅也苹蓱也鹿得蓱草呦呦而鳴相呼而食喻人有善賓來即舉樂以相樂魏武帝思此事故引是詩也以結義於文之意無妨害也　善曰毛詩小雅文也苹蓱也鹿得蓱草呦呦然而鳴相呼而食以興喜樂賓客相招以盛礼也鄭玄云苹藾蕭也**明明如月何時可掇**丁括**憂從中來不可斷絕**銑曰相思之心如明月之光誰能掇去　向曰中謂中心　善曰言月之不可掇由憂之不可絕也說文曰掇拾取也豬劣切**越陌度阡枉用相存**翰曰阡陌皆道也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枉曲也存問也　善曰應劭風俗通曰里語云越陌度阡更爲客主長門賦曰孔雀集而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良曰契闊勤苦也言勤苦於談讌者念舊情也　善曰毛詩曰死生契闊漢書曰張賀思念舊恩**月明星希烏鵲南飛繞樹三帀何枝可依**銑曰以喻大賢出而小人削而忠信之士斿行當擇其棲託之便矣若不得其所依則患害之必至亦如烏鵲帀樹求其可託之枝　善曰月明已上四句喻客子無所依託也**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向曰山海所以不辭土不拒水者是不厭高深周公以聖人之姿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以待天下之士使歸其心亦猶此也魏武有慕此因爲戒焉　善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明王不厭人故能成其衆韓詩外傳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而成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也論語素王受命讖曰河授圖天下歸心

苦寒行清調翰曰謂因行遇寒而作也古曲有清調　善曰歌錄曰苦寒行古辭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阪詰屈車輪爲之摧濟曰艱難也巍巍高貌山阪屈盤如羊腸之形登陟北山車輪爲之摧毀　善曰呂氏春秋曰天地之間上有九山何謂九山曰太行羊腸高誘曰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北也羊腸其山盤紆如羊腸在太原晉陽北高誘注淮南子曰羊腸坂是太行孟門之限然則坂在太行山在晉陽也**樹木何蕭索**善本作瑟字**北風聲正悲熊羆**

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善曰毛詩曰雨雪霏霏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向曰延頸猶引領善曰呂氏春秋曰天下莫不延頸奉踵也我心何怫佛鬱思欲一東歸良曰怫鬱憂恚之貌善曰楚辭曰怫鬱兮不陳東歸言望舊鄉也水深橋梁絕中道善本作路字正徘徊迷惑失故路善本有薄字暮無所善本無所字宿栖善曰楊雄琴情英曰當道獨居暮無所宿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饑檐囊行采善本作取字薪斧冰持作糜向曰囊謂袋也薪謂柴也天寒水凍故斫冰以作糜粥也善曰莊子曰檐囊而趨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翰曰詩云我徂東山滔滔不歸言行役未還故感此詩而哀也善曰毛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

苦哉行善本作善哉行銑曰謂山林之人節行危苦欲其入仕以取逸樂善曰歌錄曰善哉行古詞也古出夏門行曰善哉殊復善絃歌樂我情然善哉歎美之辭也

上山采薇薄暮苦饑向曰薇草藥名可以食之善曰毛詩曰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楚辭曰薄暮雷電歸何憂古豔歌曰居貧衣單薄腸中常苦飢谿谷多風霜露霑衣善曰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沾衣野雉羣雊古豆猴猨相追善曰毛詩曰雉之朝雊還望故鄉鬱何壘壘翰曰壘壘山重皃善曰廣雅曰壘重也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無方人莫之知濟曰言山崖木枝衆皆知之憂自心來人不能知善曰言高山之有崖林木之有枝愚智同知之今憂來仍無定方而人皆莫能知之說苑曰莊辛謂襄成君曰昔越人之歌曰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存兮君不知人生如寄多憂何為良曰人之一生若寄於世同朝菌蜉蝣山林之士自取其憂以何為也善曰尸子曰老萊子曰人生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也楚辭曰傷楚國之多憂今我不樂日善本作歲字月如馳銑曰我文帝自稱也言我所以不樂者但為其日月之速耳善曰毛詩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湯傷中善本作川字流中有行舟隨波轉薄善本作迴轉二字有似客游向曰湯湯流貌策我良馬被我輕裘載馳載驅聊

以忘憂 翰曰言山林之士可以如此行樂忘憂也載則也 善曰毛詩曰良馬四之論語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毛詩曰載馳載驅歸唁衛侯楚辭曰聊媮娛以忘憂又毛詩曰駕言出游以寫我憂

樂府二首

燕歌行 濟曰燕地名此婦人思夫之意 善曰歌錄曰燕地名猶楚宛之類此不言古辭起自此也佗皆類此

魏文帝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爲霜 善曰楚辭曰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之衰毛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 羣鷰 善本作燕 辭歸鴈南翔念君客游多思 善本作思斷字 腸 良曰憂思結於心腸 善曰禮記曰仲秋之月鴻鴈去玄鳥歸鄭玄曰玄鳥燕也楚辭曰燕翩翩其辭歸又曰鴈雍雍而南遊 慊慊 苦簟 思歸戀故鄉何爲淹留寄他方 銑曰慊慊心不足皃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慊恨不滿之貌也口簟切 賤妾煢煢守空房 善曰煢單也 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霑衣裳 向曰婦人自謙而稱妾煢煢孤獨皃 善曰古詩曰淚下霑衣裳 援琴鳴絃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 翰曰援引也清商秋聲 善曰宋玉風賦曰臣援琴而鼓之宋玉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徵 明月皎皎照我牀星漢西流夜未央 濟曰星漢天河央極也 善曰古詩曰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帷毛詩曰夜如何其夜未央 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恨河梁 銑曰牽牛織女二星名隔天河相望婦人自恨與夫離絕故問此星何辜復如此矣牽牛星河鼓星是也 善曰史記曰牽牛爲犧牲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曹植九詠注曰牽牛爲大織女爲婦織女牽牛之星各處一旁七月七日得一會同矣

樂府詩四首

箜篌引 濟曰箜篌樂器名引曲也此詞亦欲使知友存交情爲善事及時行樂以保其天年 善曰漢書曰塞南越禱祠太一后上作坎侯坎聲也應劭曰使樂人侯調作之取其坎坎應節也因以其姓號名曰坎侯蘇林曰作箜篌

曹子建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游 善曰漢書曰過沛置酒沛宮又曰賢大夫有肯從我游者

善能尊顯也 中廚辦豐膳烹羊宰肥牛 良曰膳食烹煑也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膳之言善今時美物曰珍聲類曰宰治也 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 銑曰秦人善彈箏齊人亦善鼓瑟慷慨猶激揚也 善曰楚辭曰挾秦箏而彈徵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淄其民無不鼓瑟也 陽阿奏奇舞

京洛出名謳 向曰漢成帝趙皇后屬陽阿公主家學舞者京洛之人皆善謳歌 善曰漢書曰孝成趙皇后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 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 翰曰爵酒柸也庶羞衆味也 善曰漢記曰君子之飲酒也一爵而色灑如二爵而言言斯三爵而油油以退儀禮曰上大夫庶羞二十品 主稱千金

壽賓奉萬年酬 濟曰古人之宴有奉金爲壽者或稱萬歲者賓主故以此相酬焉 善曰史記曰平原君以千金爲魯仲連壽毛詩曰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 良曰久要久交也薄終薄行於終義所非也尤非也 善曰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列子曰或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

謙謙君子德磬折欲何求 向曰磬折曲躬也言君子以謙德曲躬於人固無所求 善曰周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尚書大傳曰諸侯來受命周公莫不磬折 驚風飄白日光景馳

西流盛時不再來 善本作可再字 百年忽我遒生存 善本作在字 華屋處零落歸山丘 良曰言白日之奔流如驚風之飄疾也光景日色也 翰曰遒猶疾也 濟曰零落謂亡沒也 善曰舞賦曰耀華屋而熺洞房古董逃行曰年命冉冉我遒零落下歸山丘毛萇詩傳曰遒終也 先

民誰不死知命復 善本作亦字 何憂 良曰先民古人也 善曰左氏傳曰子產曰人誰不死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名都篇 銑曰名都邯鄲臨菑之類也居篇之首故以爲名刺時人騎射之妙游騁之樂而忘憂國之心 善曰歌錄曰名都篇齊瑟行也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劍直千金被服麗 善本作光字 且鮮 向曰妖美也京洛都也被衣鮮新也 善曰王逸荔枝賦曰宛洛少年史記曰陸賈寶劍直千金論衡曰

世稱利劒有千金之價 鬬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閒 翰曰郭外曰郊古人種楸於道故曰長楸 善曰漢書睦弘少時好鬬雞走馬 馳馳未能半雙兔過我前 濟曰未至半[illegible]也 攬弓捷鳴鏑 善本有長字 驅止彼 善本無彼字 南山 銑曰捷引也鳴鏑箭名 善曰儀禮曰司射搢三挾一鄭玄曰搢捷也楚甲切漢書曰匈奴冒頓乃作爲鳴鏑習勒其騎射音義曰鏑箭也如今鳴箭也 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 良曰縱射也兩禽連謂連中雙兔也禽者鳥獸通稱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也毛萇詩傳曰發矢曰縱兩禽雙兔也 餘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鳶 向曰接射也鳶鴟也 善曰毛詩曰鳶飛戾天鄭玄曰鴟之屬也 觀者咸稱善衆工歸我妍 翰曰咸皆工能妍美也 善曰舞賦曰觀者稱麗 歸來 善本作我歸字 宴平樂美酒斗十千 濟曰平樂觀名言酒美故價貴 善曰平樂觀名 膾鯉臇 子兗 胎鰕炮 善本作寒字 鼈炙熊蹯 音煩良曰鯉魚名也臇臛也鰕魚名鰕腹有胎在腹也炮燒也熊蹯熊掌也 善曰毛詩曰炮鼈膾鯉蒼頡解詰曰臇少汁臛也鹽鐵論曰前魚切肝羊淹雞寒劉熙釋名曰韓羊韓雞本出韓國所爲然寒與韓古字通也左氏傳曰

宰夫臑熊蹯不熟 鳴儔嘯匹侶 善本作旅字 列坐竟長筵 濟曰鳴嘯皆命呼也儔匹侶皆友朋也列引竟盡筵席也 連翩擊鞠壤巧捷惟萬端 向曰連翩輕迅貌擊鞠今之打毬捷疾也萬端言多妙也 善曰漢書曰霍去病在塞外尚穿域踧鞠也如淳曰域鞠室也郭璞三蒼解詁曰鞠毛瓦可蹋戲鞠巨六切史記曰魏公賓客辨士說王萬端 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 良曰攀留也言此者以喻少壯不可留 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 濟曰如雲之散也明晨復來於長楸平樂也終日若此其奈國之事何 善曰舞賦曰駱驛而歸雲散城邑

美女篇 銑曰以美女喻君子言君子既有美行上願明君而事之若不得其人雖見徵求終不能屈 善曰歌錄曰美女篇齊瑟行也

美女妖且閑采桑歧路西 音先協韻善本作間字 向曰妖美閑麗也 善曰說文曰閑雅也上林賦曰妖冶閑都又曰閑幽閑也 柔條紛冉冉葉落何翩翩 翰曰柔條嫩枝也冉冉動貌翩翩飛貌 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 銑曰攘宣皓白約結也 善曰擁袖

卷袂也環釧也頭上金爵釵釵頭上玉 善曰釋名曰爵釵釵頭上施爵尚書曰厥貢惟球琳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閒木難 良曰交絡也珊瑚亦珠也木難碧色珠也 善曰南方草物狀曰珊瑚出大秦國有洲在漲海中廣雅曰珊瑚珠也南越志曰木難金翅鳥沫所成碧色珠也大秦國珍之羅衣何飄颻 善本作飄飄字輕裾隨風還顧盱遺光彩長嘯氣若蘭 向曰還轉也言蘭者取其芳香 善曰神女賦曰吐芬芳其若蘭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 翰曰休止也 善曰慎子曰毛嬙西施衣以玄錫則行者止杜篤禊祝曰懷秀女使不餐借問女安居乃在城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 濟曰端隅也重關重門言結閉也 善曰爾雅曰安止也薛綜西京賦注曰安猶焉也南端城之正南門也漢書枚叔上書曰遊曲臺臨大路列子曰虞氏梁之富人高樓臨大路容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 向曰希慕令善也 善曰神女賦曰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韓詩曰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薛君曰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也言美如東方之日出也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 銑曰

言媒氏何所營求而不及此時安定此親以玉帛者乎 善曰周禮有媒氏之職爾雅曰安定也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 濟曰佳人慕義求賢志實難拔以喻君子非禮不苟合 善曰楚辭曰聞佳人兮召子衆人徒 善本作何字嗷嗷安知彼所觀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歎 翰曰衆人徒嗷嗷喧譁也安知佳人之所觀采 向曰盛年之人既不與偶則中夜起歎息矣言中才之人雖有慕士之心而勞其志則賢者竟不至矣 善曰蘇氏荅李陵詩曰低頭還自憐盛年行已衰蔡雍霖雨賦曰中宵夜而嘆息

白馬篇 良曰見乘白馬者故有此曲言人當立功立事盡力為國不可念私 善曰歌錄曰白馬篇齊瑟行也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 銑曰羈轡也連翩馬馳貌 善曰古羅敷行曰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說文曰羈絡頭也借問誰家子幽并游俠兒 向曰幽并二地名 善曰幽并二州名班固漢書贊曰布衣遊俠劇孟之徒也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 翰曰揚其騎射之聲名沙漠西北地名 善曰幽通賦曰雄朔野以揚聲說文曰漠北方流沙也宿昔秉良弓楛

戶矢何參差濟曰秉執也楛矢竹箭也參差未射在手時也善曰墨子曰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家語孔子曰肅慎氏貢楛矢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良曰控引也左的射的月支射帖也言妙皆能摧破　善曰班固漢書李廣述曰控弦貫石威動北鄰毛詩曰發彼有的的射質也邯鄲淳藝經曰馬射左邊爲月支三枚馬蹄二枚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銑曰猱猨類俯低也散馬蹄言馳騖也　善曰凡物飛迎前射之曰接猱猨屬也狡捷過猴猨勇剽匹妙若豹螭勑知切向曰狡健捷疾也剽猛也螭猛獸也　善曰螭猛獸也已見西都賓方言曰剽輕也邊城多警急虜騎善本作胡虜子數遷移翰曰謂匈奴逼邊也　善曰長楊賦曰永無邊城之災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隄長驅蹈匈奴左顧陵鮮卑濟曰羽檄徵兵之書也厲策也登高隄望寇也　銑曰蹈踏陵侵也鮮卑匈奴也　善曰漢書曰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又曰燕北有東胡山戎或云鮮卑蒼頡篇曰凌侵也弃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向曰端際懷借也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善曰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名在善本作編字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良曰捐弃也　善曰呂氏春秋管子云平原廣城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三軍之士視死若歸且不若王子城也

王明君辭一首 并序

石季倫銑曰臧榮緒晉書云石崇字季倫渤海南皮人早有智慧稍遷至衛尉卿初崇與賈謐善謐既誅趙王倫專任孫秀崇有妓曰綠珠秀使人求之崇不許於是秀乃勸倫殺崇遂遇害也　善注同

王明君者本爲善本作是字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之善本作焉字向曰昭君后妃之位也晉文帝諱昭　善曰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襄女也年十七獻元帝臧榮緒晉書曰文帝諱昭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明善本作昭字君配焉善曰琴操曰單于遣使請一女子帝以昭君賜單于漢書曰詔采良家女也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翰曰烏孫國名

其王使獻馬於漢願尚公主乃遣江都王建女爲公主以妻焉琵琶樂名　善曰漢書曰烏孫使使獻馬願得尚公主乃遣江都王建女爲公主以妻烏孫焉

其送明君亦　善本有必字

爾也其造新之　善本無之字

曲多哀怨之聲　濟曰自是造爲新樂曲也

故余之於紙云爾

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　向曰我爲明君稱也單于匈奴之君號也　善曰漢書曰匈奴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

辭訣未及終前驅已抗旌　銑曰訣別也前驅引路者抗舉也旌旗類舉之引路則發行也　善曰曹子建應詔曰前驅舉旞後乘抗旌

僕御涕流離轅馬悲且鳴　良曰流離涕流貞轅車轅　善曰魏文帝柳賦曰左右僕御已多亡長門賦曰涕流離而縱橫李陵詩曰轅馬顧悲鳴

哀鬱傷五內泣淚霑　善本作濕字

珠纓　善曰李陵詩曰行行且自割庶令五內傷沾纓已見郭璞遊仙詩

行行日已遠遂造　七到

匈奴城　翰曰造至也　善曰魏文帝苦哉行曰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

延我於穹廬加我閼　於延

氏　支

名　向曰穹廬氈帳也閼氏單于后名　善曰漢書曰烏孫公主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爲室兮旃爲墻音義曰旃帳也閼氏如漢皇后

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　善曰殊類異類李陵荅蘇武書曰但見異類

父子見陵辱對之慙且驚　良曰羞以女嫁匈奴故對之慙驚　善曰漢書曰呼韓邪死子雕陶莫皐立爲復係若韙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也

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　濟曰默默隱忍貞苟且也　善曰曹子建三良詩曰殺身誠獨難賈誼弔屈原曰吁嗟默言墨子曰哀公迎孔子席不端不坐割不正不食子路曰何與陳蔡異孔子曰曩與汝爲苟生今與汝爲苟義也

苟身亦何聊積思常憤盈　翰曰盈滿也　善曰楚辭曰蓄怨乎積思王逸曰結恨在心慮憤鬱蔡琰詩曰心吐思兮胷憤盈

願假飛鴻翼弃之以遐征　翰曰假借遐遠征行也　善曰魏文帝喜霽賦曰思寄身於鴻鷰舉六翮而輕飛高誘呂氏春秋曰征飛也

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昔爲匣中玉今爲糞上英　銑曰不我顧不顧我也屏營迴行貞　良曰玉英皆喻明君匣中喻漢糞上喻匈奴也英花也　善曰毛詩曰佇立以泣國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

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并　銑曰其憂思之心見春朝之華不足與歡樂甘以其身與秋草俱凋隕不願生居匈奴之中　善曰古詩曰傷彼蕙蘭花含英

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
萎說文曰木槿朝華暮落也 傳
善曰漢書張禹曰有愛女
遂嫁爲張掖太守蕭咸妻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七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樂府下

樂府詩十七首

猛虎行 雜言古猛虎行云饑不從猛虎食但取發首爲名不必以篇中意義他皆類此觀其大體是勸人抗其志節義不苟容 善曰雜言古猛虎行曰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野雀安無巢遊子爲誰驕

陸士衡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

士多苦心 善曰尸子曰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江邃文釋云管子曰夫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惡本尚能耻之況與惡人同處今撿管子近亡數篇恐是亡篇之內而邃見之論語曰志士仁人古詩曰晨風懷苦心

整駕肅時命杖策將遠尋 翰曰整其車駕將敬時君之命執鞭以將遠適焉 善曰思玄賦曰爰整駕而亟行勝時之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策馬撾也廣雅曰將欲也

饑食猛虎窟寒栖野雀林 濟曰言路多彊暴姦邪之人

日歸功未建時往歲載陰 銑曰由此使日屢西歸歲時載暮功名不能立矣歲陰猶歲暮也 善曰日而逸切言日以屢歸而功未立陸賈新語曰以義建功神農本草曰秋冬爲陰

崇雲臨岸駭鳴條隨風吟 銑曰崇高駭驚也 善曰爾雅曰崇高也廣雅曰駭起也桓子新論雍門周曰秋風鳴條則傷心矣

靜言幽谷底長嘯高山岑 向曰經過山谷之間而靜思長嘯 善曰毛詩曰靜言思之又曰出自幽谷楚辭曰臨深水而長嘯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

急絃無懦響亮節難爲音 翰曰絃急則調高故無懦弱之響貞亮之節亦難擁其德音 善曰侯璞箏賦曰急絃促柱變調改曲賈逵國語注曰懦下也爾雅曰亮信也謂有貞信之節言必慷慨故曰難也

人生誠未易曷云開此襟 善本作衿濟曰涉於世路誠爲至難何爲開此遠役之心 善曰言人生既多難苦誠未易何爲開此行役之衿乎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曰人生實難

眷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 良曰眷此正直之懷而不得施展故愧於古今之人 善曰夫蘊耿介之懷者必高蹈風塵之表今乃愧不隨慕先聖之遺教蒼頡篇曰懷抱也

君子行 翰曰前有比篇其意略相類 善曰古君子行曰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

天道夷且簡人道險 善本作嶮 而難 向曰夷平簡易也天道無私故平易人道多僻故險難 善曰莊子曰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夷平也又曰簡略也

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 向曰休咎福禍也瀾大波 善曰尚書有休徵咎徵杜預左氏傳注曰乘登也廣雅曰躡履也

去疾苦不遠疑似實生患 平協韻翰曰疾惡也言美惡相去不遠事有疑似則生禍患 善曰左氏傳伍員曰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賈逵國語注曰疾惡也呂氏春秋曰使人大迷或者物之相似者也人主之所患患石似玉者疑似之道不可不察也

近火固宜熱履冰豈惡寒 銑曰

近冰火必罹寒熱之患近讒佞亦致禍難　善曰言當慎所習也論衡曰夫近水則寒近火則溫遠之讒微何則氣之所加遠近有差也火位在南水位在北北邊則寒南極則熱毛詩曰如履薄冰

掇蜂滅天道拾塵惑孔顏

良曰尹吉甫前妻子伯奇後妻子伯封後妻欲其子爲太子言於吉甫曰伯奇好妾若不信王上臺觀之後母取蜂除其毒而置於衣領之中使伯奇視而殺之吉甫使讓伯奇使者見袖有死蜂以白吉甫吉甫使追之以投于河矣掇拾也父子之道天性之常由此而滅之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食顏回得米而爨之孔子望見回攫其甑中飯而食之飯熟乃進於孔子孔子起曰今夢見先君食絜欲饋回曰不可向者炱煤入甑中弃食不祥回因攫而食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所恃者心今心目不足信而恃矣弟子記之炱煤煙塵也因拾煙塵孔子顏回於是疑惑　善曰說苑曰王國君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愛後母欲其子爲太子言王曰伯奇愛妾王上臺視之後母取蜂數十衣中往過伯奇奇往視袖中殺蜂王見讓伯奇伯奇出使者就袖中有死蜂使者白王王見蜂追之已自投河中呂氏春秋曰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來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飯之少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絜故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炱煤入甑中弃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笑曰所信者目矣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矣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夫孔子所以知人難也高誘曰炱煤煙塵也炱讀作臺入猶墮也

逐目尚何有弃友焉足歎

銑曰父子與顏孔滅天道猶生疑惑逐臣弃友比之何有可恨固不足歎也　善曰傅毅七激曰闇君逐臣頑父放子王逸楚辭序曰屈原放逐在沅湘之閒毛詩谷風序曰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鄭玄曰道絕者弃恩舊也

福鍾恒有兆禍集非無端

向曰兆象也　善曰言禍福之至而皆有漸也枚叔上書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傅子銘曰福生有兆禍來有端小雅曰鍾聚也言無端緒也

天損未易辭人益猶可歡

善本作懽字翰曰天損之至非已所招故安之而不亂也人益之來非已所召故受之可爲歡也　善曰言禍福之有端兆故天損之至非已所招故安之而未辭人益之來非已所求故受之可爲懽也莊子孔子謂顏回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郭象曰天損未易辭者唯安之故易也所在皆安不以損爲損斯待天而不受其損也無受人益難者物之儻來不可禁禦至人則玄同天下故天下樂推而不猒相與社而稷之斯無受人益之所以爲難矣然文雖出彼而意微殊彼以榮辱同途故安之甚易此以吉凶異轍故辭之實難

朗鑒豈遠假取之在傾冠

濟曰朗明鑒鏡也言鏡之明者豈遠假乎但取之見傾冠也今賢者豈外求乎但驗之在禍福而已也　善曰荀悅申鑒曰側弁垢顏不鑒於明鏡矣抱朴子曰明鏡舉則傾冠見矣以其遞相祖述故引之

近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

良曰

淺近之情苦自信任是以遇禍君子之心防慮未然長以受福也
善曰言小人近情苦自信而遇禍君子遠慮防未然而蒙福列子莊
子曰皇子果於自信鄧
析子曰慮能防於未然

從軍行 濟曰苦天下征伐也

苦哉遠征人飄颻善本作飄字下同窮四遡南陟五嶺巔北
戍長城阿向曰飄颻遠行貝四遡四方也五嶺長城皆地名陟升巔上戍守也善曰漢書曰秦北爲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史記曰始皇以謫遣戍謫罰獄吏不直者築長城也紛善本作深字谷深邈善本作邈字無底之谷泰嘉詩曰巖石巉峨底崇山鬱嵯峨翰曰崇高也嵯峨高貝善曰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泰嘉鬱嵯峨奮臂攀喬木振跡善本作迹涉流沙濟曰詩曰南有喬木尚書曰導弱水入于流沙隆暑固已慘涼風嚴且苛夏條往焦善本作集字鮮藻寒冰結衝波良曰疊上文也隆暑夏條南方也涼風寒冰北方也慘毒苛酷藻華也焦魚爲花熱也結衝波水終爲冰也言經寒炎而幸苦

善曰賈誼阜雲賦曰隆暑盛其無聊說文曰慘毒也宋均春秋緯注曰苛者切也文子曰夏條可結毛詩曰誕寘之寒冰胡馬於邯鄲杜篤論都賦曰斬白蛇屯黑雲廣雅曰屯聚也國語越王曰吳爲不道敢諸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大夫種曰審物則可以戰韋昭曰物旌旗物色徽幟之屬也如雲屯越旗亦星羅銑曰胡北方越南方如雲之聚如星之布善曰鄒陽書曰胡馬遂進飛鋒無絕影鳴鏑自相和向曰羽儵賦曰涙若天星之雜鋒謂兵刃也鳴鏑髀箭名善曰張衡矚矚賦曰飛鋒曜景秉弓持刀漢書曰冒頓乃作鳴鏑音義曰如今鳴箭也朝餐食字善本作不免冑夕息常負戈翰曰免脫也冑兜鍪也善曰戰國策曰衛行人燭過免冑揖而進季陵苔蘇武書曰負戟而長歎孔安國論語注曰戈戟也苦哉遠征人拊心悲如何善曰列子曰師襄乃撫心高蹈

豫章行 濟曰本以豫章郡而爲之以敘人代苦辛之意

時乃在豫章山善本作山字渚遥望高山陰善曰國語曰秦汎舟于河列子曰伯牙遊於秦

山之陰

川陸殊途軌懿親將遠尋 向曰懿親謂兄弟遠尋謂遠別也軌迹也 善曰廣雅曰軌道也左氏傳富辰曰昔周公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不廢懿親也

三荊歡同株四鳥悲異林 良曰三荊三枝共本也昔有田廣田眞田慶兄弟三人將別無以分明日欲分庭有荊樹荊樹經宿萎黃乃相謂曰荊樹尚然況我兄弟乎遂不分荊復悅茂故云歡同株孔子在衛聞哭者甚哀問顏回曰汝知此何哭回曰此者非但爲死而已又爲生離者也昔峘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爲其往而不返竊以音類知之矣問之果然故云悲異林 善曰古上留田行曰出是上獨西門三荊同一根生一荊斷絕不長兄弟有兩三人小弟愧摧獨貧家語曰孔子在衛昧旦晨興顏回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汝知此哭何者曰回以此哭之聲非但爲死者而已矣又爲生離別者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完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乎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爲其往而不返回竊以音類知之孔子使問哭者果曰夫死家貧賣子葬之與之長決子曰回善於識音矣

樂會良自古悼別豈獨今 向曰悼傷也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悼傷也古詩曰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又曰別日何易會日何難

寄世將幾何日昊無停陰 翰曰昊日暮也無停陰言日月之速 善曰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者固歸也左氏傳曰人壽幾何周易曰日昊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前路既已多後塗隨年侵 濟曰前路謂日月後塗謂性命 善曰前路後塗喻壽命也言前路已多而罕至後塗隨年侵而又盡言無幾何也

促促薄暮景亹亹鮮克禁 良曰促促短皃亹亹進皃薄暮喻年老也鮮克禁言少能制也 善曰景之薄暮喻人之將老也流行不息鮮能止之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楚辭曰時亹亹而過中

曷爲復以茲曾是懷苦心 銑曰何爲復用離別之事則是懷愁苦之心 善曰言何爲復以此暮景不留之志而曾是重懷悲苦之心乎毛詩曰曾是在位苦心見上文

遠節嬰物淺近情能不深 向曰有遠大之節嬰物累必淺有短近之智能不至於深乎 善曰說文曰嬰繞也

行矣保嘉福景絕繼以音 翰曰行矣謂去也但當自保善福人之一別有如影滅唯繼以音徽矣 善曰景影也言形影若絕當繼之以惠音

苦寒行 良曰前有此作意與是同也 善曰或曰北上行

北游幽朔城涼野多嶮艱 善本作難字

俯入穹谷底仰陟高山盤 向曰北稱幽也朔北方也穹窮陟升也盤者山首盤道 善曰尚書曰宅朔方曰幽都毛萇詩傳曰

北方寒凉也韓詩曰在彼穹谷王弼周易注曰盤山石之安也

被長巒 良曰被覆巒山也 善曰爾雅曰巒山狹者荆州謂之巒 **陰雲興巖** 善本作澗字 **積雪** 善曰爾雅曰巒山 **側悲風鳴樹端不覩白日景但聞寒鳥囀** 音囀善本作喧 **猛虎憑林嘯玄猿臨岸歎** 平善本作嘆字銑曰憑依也嘯嚾皆歡聲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猿猴長臂 **夕宿喬木下慘愴旦鮮上歡** 向曰喬高也慘愴寒貞恒常鮮少也 **渴飲堅冰漿饑待零露餐** 翰曰言飢渴而飲冰食露也然冰時無露蓋文之踈也 善本作久字 **寤** 周易曰履霜堅冰至詩曰零露湑兮 **離思固已矣** 寤不滿足之貌也 **兼懷苦簟恒苦寒** 濟曰莫無劇甚也懷懷憂不足貞言別離已久遇此苦寒故簟寐增悲 善曰曹子建雜詩曰離思一何深毛詩曰獨寐寤言陸機文曰劇甚也鄭玄禮記注曰懷恨

飲馬長城窟行 向曰蓋與前意不異

驅馬陟陰山山陰 善本作高字 **馬不前往問陰山候勁虜在燕然** 良曰陟升也陰山山名候伺望者勁彊也虜匈奴也燕然山名 善曰漢書侯應上書曰臣聞北邊塞有陰山解朝曰西北一候范曄後漢旗類徂往遷書曰竇憲征北單于登燕然山 **遷** 銑曰戎車兵車也軌迹也旌旗也徙也 善曰鄭玄考工記注曰軌轍跡也 **俯涉堅冰川冬來秋未反去家邈以縣** 向曰憑猶乘也 善曰邈遠縣長也 **仰憑積雪巖征人豈徒旋** 良曰猿猶空也豈徒旋者言賊未平也毛詩曰赫赫南仲玁狁于夷毛萇曰夷平也 善曰玁狁匈奴名亮信夷平也 **戎車無停軌旌旆屢徂** 翰曰戰者德之末也先鳴先登而大呼也兵者凶器與敵相持必有一傷 善曰吳越春秋范蠡曰夫人君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國之末也莊子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左氏傳州綽邽堂邑廩丘之役先二子鳴 **凶器無兩全** 善曰玁狁匈奴 **末德爭先鳴克薄賞行軍沒微軀捐甘陳迹收功單于旃** 白民曰遵奉也漢甘延壽為謙議大夫與車副校尉陳湯共斬郅支單于收取 **師將遵** 善曰銑曰克勝捐弃也 善曰李陵書曰薄賞子以守節

也單于匈奴君也旃旗類也　善曰漢書曰甘延壽字君況北地人也爲郎中諫大夫使西域與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封義成侯又曰陳湯字子公山陽人也爲西城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同斬單于首賜爵關內侯班固漢書述曰博望仗節收功大夏旃旗也

振旅勞歸士受爵槀街傳　向曰師入曰振旅槀街蠻夷邸門將士受爵賞傳匈奴之首於槀街　善曰穀梁傳曰入曰振旅毛詩序曰杖杜勞還役也南都賦曰受爵傳觴漢書陳湯上疏曰斬郅支單于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槀街蠻夷邸間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門內邸謂傳舍也

門有車馬客行

翰曰言念舊鄉而有是作雖曰擬古機意自屬

門有車馬客駕言發故鄉　濟曰皆假言之　善曰毛詩曰駕言出遊

念君久不歸濡跡涉江湘　向曰君謂機也濡跡潰足也涉度也江湘水名　善曰毛萇詩傳曰濡漬也

投袂赴門塗攬衣不及裳　銑曰謂出見於客也投袂奮袖也不及裳言不暇整衣服也　善曰左氏傳曰楚子投袂而起古詩曰攬衣起徘徊毛萇詩傳曰上曰衣下曰裳

拊膺攜客泣掩淚敘溫涼　向曰敘別離之歲月　善曰列子曰拊膺而無恨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尚書曰以殷仲春鄭玄曰春秋言溫涼也

借問邦族閒惻愴論存亡　翰曰邦族謂鄉親也　善曰毛詩曰言旋言歸復我邦族尸子曰其生也存其死也亡

親友多零落舊齒皆凋喪　濟曰舊齒耆老也　善曰曹子建箜篌引曰親友從我遊孔融與曹操書曰海內知識零落殆盡黃石公記曰王聘舊齒萬事乃理也

市朝互遷易城闕或丘荒　銑曰謂吳之市朝城闕　善曰古出夏門行曰市朝人易千歲墓平毛詩曰在城闕兮

墳壟日月多松栢鬱芒芒　向曰謂機家墳壟也芒芒盛貌　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松栢梧桐以識其墳也

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長　翰曰崇興替廢也　善曰國語藍尹亹曰君子獨居思前世之崇替賈逵曰崇終也

慷慨惟平生俛仰獨悲傷　濟曰慷慨歎息也惟思也　善曰說文曰慷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莊子曰俛仰之間

君子有所思行　銑曰言登山下見都邑時俗奢泰因思古之賢哲與前君子行有異也

命駕登北山延佇望城郭　良曰謂登北邙望晉都　善曰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

駕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 **廛里** 一何盛街巷紛漠漠向曰一廛一家之居也五隣爲里漠漠布列貌 舍曰鄭德漢書注曰廛謂城邑之居也 **甲第** 崇高闥洞房結阿閣輸曰甲第第一宅也崇重闥門洞通結連阿大也 舍曰漢書音義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甲第楚辭曰姱容脩態絚洞房尚書中候曰昔黃帝軒轅鳳皇巢阿閣鄭玄曰阿棟也禮注曰四阿若今四注也 **曲池** 何湛湛清川帶華薄濟曰湛湛水平貌草木叢生曰薄 舍曰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 **窗** 宇列綺窗蘭室接羅幕銑曰窗深宇屋也綺窗綺文之文也蘭室取其香也羅幕羅帳也 舍曰楚辭曰高堂突逐宇檻層軒古詩曰交疏結綺窗又曰盡家蘭爲室桂爲梁楚辭曰薜荔柏兮蕙綢荪桂橑辛夷楣兮藥房蘅皋芳杜若兮蔓宇 **淑貌** 斯外哀音承顏作良曰淑美也言以此美色之女升進於君以亡國之音 舍曰言淑貌以色斯而見外哀音亦承顏哀而也哀音亡國之音 **生奧** 且博 **善哉** 嘗梁作之精者言富貴食此精肥之士營生深奧且遻字 **人生誠行** 過容華隨年落向曰言人生處世實如行過容色隨年歇而凋落也 舍曰楚辭曰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 **善哉嘗梁** 廣博矣 舍曰國語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夫嘗梁之性難止也賈逵曰嘗肉之肥者梁食之精者言其食肥美者率驕故其性難止也韋昭漢書注曰生業也廣雅曰奧藏也 **宴安酖** 毒不可恪濟曰黃庭經云玉池清水灌靈根靈根固老不衰然靈根喻身也傳云宴安酖毒不可懷也以宴安比之酖毒也言懷此二者自取消毀其身今之貴者曾不警懼 舍曰左氏傳管敬仲言於齊侯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杜預曰以宴安比之酖毒也老子黃庭經曰玉池清水灌靈根靈根固老不衰然靈根喻身也左氏傳曰格敬也 **葵與藿** 無以肉食資取笑良曰無以肉食而自安是以取笑於食葵藿貧賤之士也 舍曰說文曰晉東郭氏上書於獻公公曰肉食者已慮之矣對曰忽使肉食失計於廟堂藿食寧得不肝腦塗地也

齊謳 行 銑曰此爲齊人謳歌國風也其終篇亦欲使人推分直進不可苟有所營 舍曰漢書禮樂志曰齊謳員六人

營丘 負海曲沃野 **平** 向曰營丘地名太公所封也負背爽明也 舍曰禮記曰人衆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漢書曰沃野千里左氏傳齊景公太公封於營丘鄭玄曰營丘晨錯新書曰齊地僻遠負海地大

欲更晏子之宅曰請更諸爽塏之地洪川控河濟崇山入高冥翰曰控引也冥昧極高之處　善曰毛萇詩傳曰控引也戰國策蘇秦曰齊有清濟濁河傅毅洛都賦曰弋高冥之獨鵠連軒翥之雙鵾崇或爲嵩非也東被姑尤側南界聊攝城濟曰姑尤二水名聊攝二縣名皆齊境也　善曰左氏傳晏子曰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杜預曰姑尤齊東界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也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縣東北有攝城然西南不同者其地既非正方故各舉一隅言之也海物錯萬類陸產尚千名銑曰錯雜也萬類千名言所出非一種　善曰尚書曰海岱惟青州禹貢海物惟錯河圖曰地有九州以苞萬類禮記曰恒豆之俎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南都賦曰百品千名孟諸吞楚夢百二侔秦京良曰孟諸齊之澤名子虛賦云浮渤澥游孟諸吞若雲夢者八九在於胷中若秦齊持戟百萬秦得百二齊得十二焉故云百二侔秦京侔等也　善曰子虛賦曰齊浮渤澥游孟諸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胷中曾不蔕芥漢書田肯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齊持戟百萬齊得十二焉此所謂東西秦也李斐云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又曰設有持戟百萬之衆齊得十中之二焉百萬十分之二亦二十萬也但文相避耳故言東西秦其勢敵也然李斐之意以百二謂百萬中之二也字林曰侔齊等也惟師恢

東表桓后定周傾濟曰詩云惟師尚父時惟鷹揚謂太公也季札觀樂乃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恢大也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故云定周傾也后君也言君者尊之也　善曰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左氏傳曰季札請觀於周樂爲謌齊曰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又曰公及齊侯會于首止謀寧周也公魯僖公也齊侯桓公也鹽鐵論曰定傾扶危天道有迭代人道無久盈翰曰迭遞盈滿也其國曰若何去此而死乎晏子曰使賢人若常守則太公桓公有之吾君安得此位也而爲流涕是不仁也鄙之以爲未得至人之情　善曰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王符潛夫論曰廉頗翟公再盈再虛鄙哉牛山歎未及至人情向注與李善同　善曰論語荷簣曰鄙哉硜硜乎晏子春秋曰景公遊牛首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泣晏子獨笑公收涕而問之晏子曰使賢者常守則太公桓公守之使勇者常守則莊公有之吾君安得有此而爲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一諂諛之臣二所以獨笑也莊子曰不離於眞謂之至人也爽鳩苟已徂吾子安得停良曰齊侯飲酒樂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季萴逢伯陵蒲姑氏太公因之若古而無死則爽鳩之樂非君所願也苟且徂往也吾子謂齊侯也安得停謂不可求長存　善曰左氏傳齊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古之樂

也君何得焉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而逢伯淩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若所願也萴助革切

行將復去長存非所營 銑曰行行漸去貞長存之事非由經營而得也 善曰西京賦曰若歷世而長存羽獵賦序曰禁御所營

日出東南隅行

或曰羅敷豔歌 向曰陌上桑出秦氏女也秦氏邯鄲人有女羅敷爲邑人王仁妻仁後爲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焉羅敷巧彈箏作陌上之歌以自明其言其後轉相擬述也 善曰崔豹古今注曰陌上桑者出秦氏女也秦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嫁爲邑人千乘王仁爲妻王仁後爲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焉羅敷恐彈箏乃作陌上之歌以自明焉

扶桑升朝暉照此高臺端 翰曰扶桑曰所出處暉日也端上也 善曰山海經曰湯谷上有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十日所浴新語曰高臺百仞臺端猶室端也

高臺多妖麗濬房出清顏淑貌耀皎日惠心清且閑 濟曰妖美濬深淑善也清顏清絜之顏惠好也閑謂舒緩 善曰呂氏春秋曰列精子高謂侍者曰我奚若侍者曰公妖且麗王逸楚辭注曰妖好也琴道雍門周曰廣廈邃房韓詩曰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薛君曰顏色盛美如東方之日矣周易曰有孚惠心廣雅曰閑正也

美目揚王澤蛾眉象翠翰 平翰曰目若玉之光澤眉象翡翠之羽翰也 善曰毛詩曰美目盼兮楚辭曰娥眉曼睩目騰光王逸曰曼澤也睩視貌也言美女之貌娥眉玉貌曼好目曼澤睩音錄登徒子好色賦曰眉如翠羽鄭玄尚書大傳注曰翰毛也

鮮膚一何潤秀色若可餐窈窕多容儀婉媚巧笑言 良曰窈窕婉媚皆美貞 善曰張衡七辯曰淑性窈窕秀色美豔毛詩曰窈窕淑女又曰巧笑倩兮

暮春春服成粲粲綺與紈 向曰服衣也粲粲鮮明貞綺紈繒類 善曰論語曾點曰暮春服既成毛詩曰粲粲衣服

金雀垂藻翹瓊珮結瑤璠 濟曰金雀釵名藻翹謂有文章之羽瓊玉名瑤璠寶名 善曰釋名曰爵釵釵頭及上施雀也楚辭曰砥室翠翹王逸注曰翹羽名也毛詩曰珮玉瓊琚杜預左氏傳注曰璵璠美玉也

方駕揚清塵濯足洛水瀾 銑曰方並駕車也瀾波也 善曰西京賦曰方駕授綏鄭玄儀禮注

曰方併也司馬相如諫獵書曰犯屬車之清塵楊雄太玄賦曰踞羽水而濯足

藹藹風雲會佳人一何繁

良曰藹藹盛貌佳人繁多若風雲之會　善曰風雲言多也過秦論曰天下雲會響應

南崖充羅幕北渚盈軿

蒲田　軒　銑曰崖岸也軿軒皆車也　善曰蒼頡篇曰軿衣車也

清川含藻景高岸

善本作崖字

被華丹

向曰藻草也藻景曰光有文也被覆也華丹丹華也　善曰藻景華景也

馥馥芳袖揮泠泠纖指彈

翰曰馥馥香氣也揮舉也泠泠謂箏聲　善曰蘇武詩曰馥馥我蘭芳又曰誰爲遊子吟泠泠一何悲

悲歌吐清響雅舞播幽蘭

良曰播揚雅美也幽蘭曲名　善曰悲歌已見上文韓詩曰舞則莫兮薛君曰言其舞則應雅樂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播揚也宋玉風賦曰臣援琴而鼓之爲幽蘭白雪之曲

丹脣含九秋妍迹陵七盤

銑曰九秋曲名七盤楚舞妍美陵過也　善曰洛神賦曰丹脣外朗廣雅曰陵乘也南都賦曰結九秋之增傷怨西荊之折盤張衡舞賦曰歷七盤而屣躡

赴曲迅驚鴻蹈節如集鸞

向曰迅急也驚鴻集鸞舞之狀　善曰卞蘭七牧曰飜放袂而赴節若遊鴻之翔天邊讓章華臺賦曰忽飄然以輕逝似鸞飛於天漢淮南子曰龍興鸞集

綺態隨顏變沈姿無定

善本作乏字

源

向曰綺美之態隨舞容而變沈深之姿縱橫而出其源不定　善曰乏或爲定

俯仰紛阿那顧步咸可懽

良曰阿那柔弱貌咸皆也　善曰張衡七辨曰蝤蠐之領阿那宜顧蒼頡篇曰顧視也王逸楚辭注曰步徐行也

遺芳結飛飈浮景映清湍

銑曰結束飈風也舞影映於波瀾　善曰爾雅曰扶搖謂之飈說文曰湍水疾也

冶容不足詠春游良可歎

良曰易云冶容誨淫言事雖不足歌詠然芳春之游游良可歎美　善曰周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

長安有狹邪行

向曰言世路險狹邪僻正直之士無所措手足矣

伊洛有岐路岐路交朱輪

翰曰貴者朱其車輪交於岐路　善曰爾雅曰三逵謂之岐旁郭璞曰岐道旁出也楊惲書曰乘朱輪者十人曹植妾薄相行曰輜軿飛轂交輪

輕蓋承華景騰步躡飛塵

濟曰華景日光也躡飛塵言輕疾也　善曰華景日也漢書云日華曜也

鳴玉豈樸儒憑軾皆俊民

濟曰珮玉之人皆非樸實儒士乘軒憑軾者皆輕俊之子　善曰國語曰趙簡子鳴玉以相禮記曰君子行則鳴佩王漢書儒林傳武帝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左氏傳楚子玉曰請與君馮軾而觀之尚書曰俊民用康

烈

心厲勁秋麗服鮮芳春 銑曰烈猛厲嚴也言朝廷輕薄之其心猛暴嚴毅甚於勁秋其服鮮麗有如芳春 善曰厲嚴貌也西京賦曰麗服颺菁 余本倦游客豪彥多舊親 向曰自謂亦與朝廷之七有舊親也善曰漢書曰司馬長卿故倦遊 傾蓋承芳訊欲鳴當及晨 良曰傾蓋新相逢者芳訊美言也而有新知之人見我如此以美言勸我須早進仕猶雞之鳴及於朝也 善曰家語曰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雞及晨而鳴以喻人及時而仕也春秋考異記曰雞應旦明明與鳴同古字通也 守一不足矜歧路良可遵 翰曰守貞一之道自取苦辛何足矜也當遵世步中之路委曲從人然後可也 善曰漢書嚴安上書曰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淮南子曰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也老子曰聖人抱一爲天下式河公上曰抱守也守一乃知萬事故爲天下法式 規行無曠迹矩步豈逮人 銑曰若行步中乎規矩不可致曠遠之迹而逮及前人者矩行以正直之道將求仕進亦如此矣皆新知者之詞 善曰楊雄覈靈賦曰二子規遊矩步蘇子曰行務應規步賞投矩廣雅曰曠遠也 投足緒已爾四時不必循 向曰言我試投足於邪路其事果然寒暑具在於斯不待更循四時而後致耳緒事也 善曰言規行矩步既無所及故投足前緒且當止矣猶如四時異節不必相循解嘲曰欲行者擬足而投迹爾雅曰緒事也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 將遂殊塗軌要子同歸津 翰曰津者會合之所荅新知者詞也言我自試不能履於邪徑理終殊塗而同迹竟與子歸乎會合之地 善曰周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

前緩聲歌 向曰將前慕仙游冀命長緩故流聲於歌曲中也

游仙聚靈族高會曾城阿 翰曰曾城九重王母所居處在崐崘山上也仙靈聚族高會於曾城之曲阿曲也 善曰淮南子曰掘崑崙墟以下地中有層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一十四步二尺六寸 長風萬里舉慶雲鬱嵯峨 良曰慶雲瑞雲也嵯峨雲盛貌 善曰慶雲已見上文 宓妃興洛浦王韓起太華 銑曰宓妃洛水之神王子晉與衛叔卿於華山傳劉根於華山見神人謂根曰汝聞韓終乎根曰聞曰我是也興起也太華即華山也 善曰楚辭曰迎宓妃於伊洛魏文帝詩曰王韓獨何人翱翔隨天塗神仙傳曰衛叔卿歸華山漢武帝令叔卿子度求之見其父與數人博度曰向與博者爲誰叔卿曰是洪崖先生王子晉薛容也又曰劉根初學道到華陰見一人乘白鹿從十餘王女根頓首乞一言神人乃往曰爾聞有韓衆不荅曰實聞有之神曰即我是也尚書曰至于太華 北徵

瑤臺女南要湘川娥 良曰楚辭云望瑤臺之偃蹇見有娥之佚女故謂瑤臺女也堯之二女娥皇女英隨舜不及墮沒於相水言衆仙神皆見徵要會于曾城之曲善曰爾雅曰徵召也楚辭曰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西京賦曰懷湘娥王逸楚辭注曰堯二女娥皇女英隨湘水之中爲湘夫人也

肅肅霄駕動翩翩翠蓋羅 翰曰肅肅車行貞霄駕謂薄天而行翩翩輕貞似以翡翠羽爲蓋而羅列 善曰毛詩曰肅肅霄征曹植飛龍篇曰芝蓋翩翩甘泉賦曰咸翠蓋而鸞旗

羽旗栖 善本作棲

瓊鑾玉衡吐鳴和 濟曰鑾和皆鈴也栖倚瓊玉衡軛也皆在於車上 善曰琴道雍門周曰水嬉則建羽旗瓊鸞以瓊爲鸞以施於旗上鸞鳥故曰棲也鸞旗已見上注楚辭曰鳴玉鸞之啾啾又曰枉玉衡於炎火王逸曰衡車衡也鄭玄周禮注曰鑾和皆以金爲鈴也應劭漢書注曰鑾在軾和在衡

太容揮高絃洪崖發清歌 向曰太容黃帝樂師也揮發也高絃謂高張琴瑟絃也洪崖三皇時樂人後皆登仙故得作樂于曾城 善曰思玄賦曰太容吟曰念哉注曰大容黃帝樂師廣雅曰揮動也西京賦曰洪崖立而指麾薛綜曰三皇時伎人也

獻酬既已周輕舉乘紫霞 良曰衆仙會畢乘霞而去 善曰毛詩曰獻酬交錯漢書谷永曰遥興輕舉登霞倒景

揔轡扶桑底 善本作枝字

濯足腸 善本作湯字

谷波 濟曰揔整也扶桑暘谷皆日出處言須臾至此而整轡濯足 善曰楚辭曰飲余馬乎咸池揔余轡乎扶桑又曰朝濯髮於湯谷

清輝溢天門垂慶惠皇家 翰曰羣仙飛舉溢滿天門垂降慶福惠賜我皇家 善曰淮南子曰馮夷大禹之御也乘雲車排閶闔淪天門高誘曰天門上帝所居紫宮門也蔡雍述征賦曰皇家赫而天居萬方徂而星集

長歌行 向曰前有是篇其意相類

逝矣經天日悲哉帶地川 良曰逝往也日行經于天川流帶于地 善曰上黨太守田邑與馮衍書云日月經天山河帶地

寸陰無停晷尺波豈徒旋 銑曰日景不留川流不反謂寸尺者以少言之 善曰言日無停景川不旋波以喻年命流行曾無止息也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說文曰晷景也

年往迅勁矢時來亮急弦 向曰年往時來其迅疾信如急弦之發勁矢也弦弓弦也矢箭也 善曰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釋名曰矢指也其有所指迅疾也漢書蒯通曰時乎時不再來急弦已見上文

遠期鮮克及盈數固希全 翰曰遠期謂上壽百二十歲及此期者少

能有之滿盈此數者固希全矣希少也希全謂無一也　善曰管子曰任之重者莫如身期之遠者莫如年左氏傳卜偃曰萬盈數也然此之盈數謂百年也列子楊朱曰人得百年之壽千中無一疾病哀苦居其半矣毛詩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鄭玄曰汝有萬年之壽矣又助汝大福也

容華夙夜零體澤坐自捐　濟曰夙早零落也體澤身之光潤捐弃也　善曰無故自捐曰坐也

茲物苟難停吾壽安得延　良曰茲物謂容華體澤也苟且延長也　善曰爾雅曰延長也

俛仰逝將過倏忽幾何間　銑曰言歲月俯仰則往將過人命倏忽能幾何時也　善曰俛仰已見上文毛詩曰逝將去汝毛萇曰逝往也楚辭曰往來倏忽

慷慨亦焉訴天道良自然　向曰慷慨歎思也焉亦何也

但恨功名薄竹帛無所宣　翰曰竹帛謂史籍也古人書於竹簡及素帛宣述也　善曰四子講德論曰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墨子曰以其所行書於竹帛傳遺後子孫

迨大及歲未暮長歌承我閑　濟曰迨屬也歲未暮喻將老也言屬及我未老以承閑暇之日長歌定分以自慰也　善曰毛萇詩傳曰迨及也韓詩曰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楚辭曰願承閑而自察

吳趨行

良曰趨步也此曲吳人歌其上風也　善曰崔豹古今注曰吳趨曲吳人以謌其地也

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謳　良曰楚妃楚姬也歎歎其德齊娥齊后也善爲謳歌人皆採以爲曲　善曰楚妃樊姬齊娥齊后也歌錄曰石崇楚妃歎曰歌辭楚妃歎莫知其所由楚之賢妃能立德著勳垂名於後唯樊姬焉故今歎詠之聲永世不絕孟子淳于髡曰昔緜駒處高唐而齊后善謌方言曰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說文曰謳齊歌也

四坐竝清聽聽我歌吳趨吳趨自有始請從閶門起　向曰吳王闔閭立閶門象天閶闔門　善曰吳越春秋曰大城立昌門者象天通閶闔風亦名破楚門也

閶門何峨峨飛閣跨通波　翰曰峨峨高貌飛閣高閣也跨猶帶也帶通波謂連江海也　善曰吳地記曰昌門者吳王闔閭所作也名爲閶闔門高樓閣道西都賦曰脩除飛閣又曰與海通波

重欒承游極回軒啓曲阿　銑曰欒拱游浮極棟也回軒長窻阿角也言開窻於曲屋之角　善曰西京賦曰跱游極於浮柱結重欒以相承軒長牕也言長牕開於屋之曲阿也周書曰明堂咸有四阿鄭玄周礼注曰四阿若今四注也

藹藹慶雲被

泠泠鮮 善本作祥字 風過 翰曰藹藹雲貝慶雲瑞雲也泠泠風聲也鮮風清風被覆也過度也 善曰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飛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風賦曰清清泠泠 山澤多藏育土風清且嘉 良曰藏育謂包容生長也嘉善也 善曰左氏傳曰晉侯曰鍾儀樂操土風不忘本也 泰伯導仁風仲雍楊其波 向曰太伯仲雍周太王之子季歷之兄也季歷有聖子昌意欲以季歷爲太子二人逃於荆蠻以避之季歷果立故謂導仁風也荆蠻義而歸之立爲吳太伯太伯早卒仲雍有後遂啓於吳故云揚其波 善曰史記曰吳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爲王季而昌爲文王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典引曰仁風翔於海表楚辭曰汨其泥而揚其波 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諸華 翰曰穆穆美也延陵子吳公子季札也季札聘諸華夏觀樂以知盛衰灼灼然有暉光於華夏 善曰毛萇詩傳曰穆穆美也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聘其出聘也通嗣君也廣雅曰灼灼明也左氏傳曰吳周之胄裔也今而始大比于諸華 王迹穨 善本作隤字 陽九帝功興四遐 濟曰謂後來王道穨壞由於陽九之厄也九者陽數之極重陽無陰萬物不交理之困極而天下亂矣帝功興於四方謂三國時魏蜀與吳並立也 善曰孟子曰王者之跡息而詩去漢書陽九厄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東都賦曰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 大皇自富春矯手頓世羅 向曰吳王孫權謚曰大皇帝富春人也矯舉頓下也謂舉手下羅天下英賢而由吳富春人也 善曰吳志曰孫權字仲謀 麗謚曰大皇帝說文曰矯舉手也頓整也世羅猶皇綱也言大皇生自富春矯手而整天綱也 邦彥應運興粲若春林葩 濟曰國之美士應時運而至粲然如春林之發榮 善曰毛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彥兮春秋命歷序曰五德之運應錄次相代也 屬城咸有士吳邑最爲多八族未足侈四姓實名家 良曰十縣爲屬城咸皆也八族陳桓呂尚公孫司馬澹臺徐傅也四姓朱張顧陸也言此八族猶未足侈大四姓實有聲名之家言此者機吳人以重吳也 善曰蔡邕陳留太守行縣頌曰府君勸耕桑于屬城也張勃吳錄曰八族陳桓呂竇公孫司馬徐傅也四姓朱張顧陸也漢書劉敬曰徙齊諸田豪桀名家 文德熙淳懿武功侔山河 翰曰熙廣淳厚懿美侔等也侔此山河者謂長久也 善曰曹植令曰相者文德昭將者武功烈爾雅曰熙興也謂盛多也謝承後漢書曰朱皓德行純懿才學優裕漢書曰漢興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 禮讓何濟濟流化自

滂沱濟濟衆盛皃滂沱充溢皃 善曰毛萇詩傳曰濟濟多威儀也論語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毛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淑美難窮紀商摧角爲此歌良曰淑善也商摧粗略也 善曰公羊傳宋萬曰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何休曰淑美也美好也賈逵國語注曰紀猶錄也廣雅曰商度也許慎淮南子注曰商摧粗略也言商度其粗略也

塘上行銑曰言婦人衰老失寵行於塘上爲歌也塘堤也 善曰歌錄曰塘上行古辭或云甄皇后造或云魏文帝或云武帝歌曰蒲生我池中葉何一離離

江蘺生幽渚微芳不足宣濟曰江蘺香草也宣布也婦人自喻本在父母家居幽閑之室謙以德微不足以奉君子 善曰張揖漢書注曰江蘺香草也郭璞曰似水薺也

被蒙風雲會移居華池邊翰曰喻自家適人 善曰周易曰潤之以風雨楚辭曰鼃黽遊乎華池

發藻玉臺下垂影滄浪平泉良曰藻花也玉臺以玉飾臺滄浪取其清以喻婦人清貞 善曰西京賦曰西有玉臺連以昆德孟子曰滄浪之水清滄浪水色也

霑潤既已渥結根奧且堅向曰渥厚奧深也白謂沐君子之德有如此也 善曰毛詩曰既沾既渥毛萇曰渥厚也古詩曰冉冉孤生竹結根太山阿奧猶深也

四節逝不處繁華善本作繁華字難久鮮淑氣與時隕餘芳隨風捐銑曰淑美隕落捐去也言容顏亦隨歲時而毀天道有遷易人理無常全善曰司馬遷悲士不遇賦曰天道悠昧人理促兮

男懽智傾愚女愛衰避妍向曰妍美也 善曰莊子曰喜怒相疑愚智相欺仲長子昌言曰彊者勝弱智者欺愚也

不惜微軀退但懼蒼蠅前翰曰蒼蠅能變易白黑喻讒人也言不惜已身退弃但懼讒人毀我於君前 善曰毛詩曰營營青蠅止于丘樊鄭玄曰蠅之爲蟲汚白使黑汚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

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翰曰薄暮喻老也欲君子存始終之情也 善曰封禪書曰使獲日月之末光暮年喻老也

悲哉行良曰客游感物憂思而作焉 善曰歌錄曰悲哉行魏明帝造

游客芳春林春芳傷客心和風飛清響鮮雲垂薄陰蕙草饒淑氣時鳥多好音銑曰鮮雲輕雲蕙草香草也淑美也時鳥春鳴之鳥 善曰毛詩曰睍睆黃鳥載好其音

翩翩鳴鳩羽喈喈倉庚吟善本作音字

向曰季春之月鳴鳩拂其羽翩翩飛貌倉庚亦鳥名喈喈鳥聲長引聲曰吟　善曰禮記曰季春之月鳴鳩拂其羽毛詩曰蒼庚喈喈

幽蘭盈通谷長秀被高岑　翰曰蘭生於幽故云幽蘭盈滿也通谷深谷也長秀謂草木長茂者被覆也岑山也　善曰幽蘭生乎通谷而長秀被乎高岑言有託也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漢書伍被曰通谷數行漢武秋風辭曰蘭有秀兮菊有芳

女蘿亦有託蔓葛亦有尋　濟曰女蘿託松樹而長蔓葛尋山嶺而生言萬物皆有依附而客游獨無也　善曰言女蘿蔓葛各有尋託而已獨無所以增思也毛詩曰蔦與女蘿施于松栢毛萇曰女蘿松蘿也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鄭玄曰葛藟纍而蔓之尋猶緣也

傷哉客游　善本作游客字

士憂思一何深目感隨氣草耳悲詠時禽　良曰草色隨氣序而生故目望而懷感也禽聲亦應時月而變故耳聞其悲詠　善曰言已客遊不如蘿葛故憂思逾深也

寤寐多遠念緬然若飛沈　銑曰緬邈也其心邈然若魚鳥之飛沈是傷心也　善曰韋昭國語注曰緬猶邈也飛沈言殊隔也

願託歸風響寄言遺所欽　向曰遺與也所欽敬者請知友也　善曰李陵荅蘇武書曰時因北風復惠德音嵇康贈秀才詩曰思我所欽

短歌行　翰曰前有此詞意旨相類耳

置酒高堂悲歌臨觴人壽幾何逝如朝霜　向曰觴酒器也　良曰言人壽促也逝往也朝霜見日而消　善曰列子曰秦青撫節悲謌王逸楚辭曰悲歌言愁思也左氏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曹植送應氏詩曰人壽若朝霜

時無重至華不再揚　濟曰言一歲之內時之一過無有重來者花一落無有再發者以喻一年之中年一衰老無復少年矣　善曰論語摘輔像讖曰時不再及宋均曰及亦至也

蘋以春暉蘭以秋芳　向曰蘋生於春蘭茂於秋榮華有時反覆相代　善曰禮記曰季春萍始生鄭玄曰萍華其大者曰蘋楚辭曰秋蘭兮青青

來日苦短去日苦長　翰曰將來之日苦少已去之日苦多謂漸老也　善曰曹植苦笋篇曰苦樂有餘魏文帝短歌行曰去日苦多

今我不樂蟋蟀在房　良曰詩云蟋蟀在堂歲聿云暮房即堂感此時故不樂也言思深也　善曰毛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

樂以會興悲以別章　向曰歡會則起其樂別離則明其悲

豈曰無感憂與子忘　銑曰言我豈不感年命之促邪但得與子歡會遂忘其憂也子謂知友

我酒既旨我肴既

臧向曰旨美肴肉臧善也 善曰毛詩曰爾酒既旨爾肴既嘉
典荒翰曰相與詠短歌飲長夜也荒廢也言雖歌詠樂飲典得廢於政事 善曰史記曰紂爲長夜之飲毛詩曰好樂典荒

樂府詩一首

會吟行

銑曰會謂會僧也吟酒詠也意與吳趨行同類

謝靈運

六引緩清唱三調徐行發音 良曰六引古歌曲名凡曲有三調惟所奏之緩徐謂稍息
善曰沈約宋書曰控揆引第一商引第二徵引第三羽引第四古有六引其宮引本第二角引本第一宮引也並燕歌有絃笛存聲不足故闕二曲又曰第一平調第二清調第三瑟調第四楚調第五側調然今三調蓋清平側也爾雅曰徐行立也郭璞曰稽久也 列筵皆靜寂咸共聆命吟 濟曰列筵謂四坐也咸皆聆聽也 善曰廣雅曰聆聽也

自有初請從文命敷 向曰文命謂禹也敷布也書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禹會諸侯於塗山故首稱也 善曰尚書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史記曰夏禹名曰文命孔安國曰書傳曰敷陳也

敷績壷

奠始刊木至江汜 翰曰禹理水之功壷口奠冀州爲治刊木謂斬木通道至於江之汜也水復流曰汜此言禹迹在於吳也 善曰尚書曰禹敷上隨山刊木孔安國曰敷布也又曰奠冀州既載壷口治梁及岐又曰岷山導江毛詩曰江有汜

列宿炳天文負海橫地理 向曰星紀吳之分野故云列宿炳天文炳明負背也言後背海水橫鎮於地理 善曰漢書曰地理志曰吳地斗分野論衡曰天妄列宿炳奧負海已見上文宋衷易綽注曰天文者謂三光地理謂五土也

連峯競千仞背流各百里 良曰山峯連接爭爲千仞之高水流背向動有百里之曲 善曰上林賦曰湯湯平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

澎泷波池既糅稻輕雲曖 銑曰澎池既北流浸彼稻田毛萇曰澎澎猶膨膨也杞亦木名 善曰毛詩曰澎澎北流浸彼稻田毛萇曰澎澎流貌也王逸楚辭曰曖闇昧貌也

松杞兩京愧佳麗三都豈能似 向曰兩京東西京也三都吳蜀魏也言皆不及 善曰兩京謂洛西二京也曹子建贈丁儀詩曰佳麗殊百城三都蜀吳魏也

墉積崇雉臺指中天高 翰曰層高也 善曰楚辭曰層臺累榭臨高山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周昭勿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爾雅曰墉謂之城郭注曰高一丈曰堵三堵曰雉也

飛薦 善本

作燕字躍廣途鷁善本作鷁字鷁西京雜記曰文帝自代還六馬良馬名鷁首燕騧淮南子曰龍舟鷁首七萇詩傳曰泭者舟也鷁名泭小渚也首戲清泭銑曰飛鷁良馬名鷁首舟名泭小渚也善曰毛詩曰窈窕淑女枚乘兎園賦曰肆鄭玄曰陳人處也作容路曜嫂善本作便婿孥子向曰肆布也窈窕嫂美好貞使婿子常恐日月傾王逸楚辭注曰婿好貌也自來彌丗善本作弥子代賢逢不可紀濟曰自從彌多紀記也言不能具記將略述之曰尔雅曰彌終也句踐棄越與越臣泛江湖梅福入城市翰曰范蠡既佐王勾踐平吳乃乘扁舟浮江湖變名姓適齊爲鴟夷子故云出江湖漢王莽簒政一朝弃妻子而去後有人見梅福九江人也少學長安於會稽變姓名爲吳市門卒善曰史記曰范蠡既雲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道光明句踐平吳乃乘扁舟浮江湖變名姓適齊爲鴟夷子故云出江湖漢梅福九江人也少學長安於會稽變姓名爲吳市門卒善曰史記曰范蠡既佐王勾踐平吳故云善廢興越叟識行止勸不許往故云識行止叟老人也善曰史記曰吳伐越越王栖於會稽後句踐平吳周元王賜句踐胙命越叟益越公也越絶書曰子胥戰於就李闔閭傷馬東欲復其讎師事越公録其述周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道光明

國吾欲用之於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漢書曰梅福字子眞九江人也少學長安於會稽變姓名爲吳市門卒弃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人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爲吳市門卒東方就旅逸梁鴻去桑梓向曰列仙傳云東方朔楚人漢武帝時爲郎至宣帝時置冠憤官舍中風飄之去後見會稽賣藥五湖旅獨也言獨爲隱逸後漢梁鴻平陵人東出關遂至吳依大家皐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伯通異之乃舍之家鴻著書十餘篇是夫其桑梓善曰列子傳曰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牽綴聿盲士風辭殫意未已向曰殫窮已止也善曰左氏傳晉侯曰鍾儀樂操土風不忘本也

樂府詩八首

東武吟

銑曰人有少壯征伐年老被弃游於東武者以言之東武大山名善曰左思齊都賦注曰東武大山皆齊之土風絃歌謳吟之曲名也

鮑明遠

王人且勿諠賤子歌一言 善曰向曰賤子人之謙稱 善曰漢書曰王邑請召賓邑自稱賤子

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始隨張校尉召 善本作占字

募到河源 翰曰寒鄉北土也 銑曰張騫爲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召募謂投募也 善曰漢書曰張騫漢中人也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占謂自隱度而應募爲占募也吳志曰中郎將周祗乞於鄱陽占募

後逐李輕車追虜窮塞垣 銑曰李廣從弟蔡爲郎事武帝元朔中爲輕車將軍擊右賢王有功卒封樂安侯范曄後漢書曰耿夔追虜出塞而無還蔡邕上疏曰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

寧歲猶七奔 良曰密近亘長也寧歲無寇賊也言其行近途猶長萬里無寇之小歲七度奔命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密近也方言曰亘竟也國語曰姜氏告於公子曰自子之行晉無寧歲左氏傳曰巫曰請使於吳始伐楚子重奔命吳入州來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

肌力盡鞏甲心思歷涼温 善曰向曰言苦辛多年歲也 善曰孟子曰既竭心思焉涼温已見上文

存 翰曰下世謂死也大將軍營五部部有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侯一人言將軍既死其下部曲與俱爲希有存也 善曰列女傳曰柳下惠妻曰愷悌君子永能厲乎吁嗟惜哉乃下世兮司馬彪續漢書曰大將軍營五部校尉一人部有曲曲有軍侯一人

時事一朝異孤績誰復論 善曰孤績獨有功也時事既異事異 善曰時異謂更代也

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 善曰古長歌行曰少壯不努力漢書黃霸傳曰吕公窮老託身於我

腰鎌 廉 刈葵藿倚杖牧雞狗 善本作牧 善曰說文曰鎌鍥也鍥古頡切

昔如韝古侯上鷹今似檻中猿 良曰言少時如鷹上在韝上擬攻禽獸既老如猿在檻中無所施巧韝以漢記桓虞謂趙勒曰善吏如良鷹爲矣下韝即中雉南子曰胥猨檻中則與狶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

徒積 善本作工 載恨空負百年怨 向曰善曰言怨在已若何負之

弃席思君幄疲馬戀君軒願垂 濟曰晉文公歸至河上令簒豆捐之席薦捐之手泉脾面目黧黑者後

之舅犯哭曰籩豆所以食也席蓐所以卧也而君捐之面目犂黑手足胼胝者有功勞而君後之文公乃止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而問焉其御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用出而放之子方曰少盡其力老弃其身仁者不爲也乃以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言願得同晉主不弃席蓐如田子方更收老馬雖復死没不愧於蒐也幄帳也　善曰言已窮老而還同夫弃席疲馬願垂晉主之惠而不見遺則兼愛之道斯同故亦無愧於田子也　晉主言惠田子言愧互文也然田子久謝故謂之魂韓子曰文公至河令曰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犂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者不欲寡人反國邪咎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君捐之席蓐所以卧也而君弃之手足胼胝面目犂黑有勞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之文公乃止韓詩外傳曰昔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曰此何馬也御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用故出放之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弃其身仁者不爲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韓詩曰縞衣綦巾聊樂我魂薛君曰魂神也

出自薊計北門行　翰曰薊北門名敘征戰苦辛之意　善曰漢書曰薊故燕國也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　濟曰羽檄徵兵書也有寇則舉烽火至咸陽謂反京都　善曰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史記曰有寇至則舉烽火風俗通曰文帝時匈奴犯塞候騎至甘泉烽火通長安

徵騎屯廣武分兵救朔方　鈍曰屯聚也廣武縣名朔方郡名皆在邊也　善曰臣瓚漢書注曰律說勒兵而往曰屯班固漢書贊曰聚天下兵軍於廣武又曰太原郡有廣武郡又酈食其曰楚人聞則分兵救之又有朔方郡武帝開也

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彊　善本作強字　良曰嚴秋謂秋氣嚴癘筋謂弓竿謂箭也勁亦堅也虜謂匈奴也　善曰漢書曰匈叔秋馬肥犬會蹛林周禮曰弓人爲弓筋也者所以爲深也竿箭幹也並公旱切

天子按劍怒使者遥相望　善曰說苑曰秦帝按劍而坐漢書曰遣使冠蓋相望於道

鴈行緣石徑魚貫度飛梁　向曰鴈行魚貫皆陣勢也石徑山石嶮峻處飛梁絕水爲浮橋以度也　善曰漢書曰公孫戎奴以校尉擊匈奴至右賢王庭爲鴈行上石山先登周易曰貫魚以宮人寵無不利王弼曰駢頭相次似貫魚也甘泉賦曰貫倒景而歷飛梁

簫鼓流漢思旌甲被胡霜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　翰曰胡匈奴也礫石也　善曰易通卦驗曰大風揚沙春秋命曆序曰大風飄石

馬步　善本作毛字

縮如蝟角弓不可張　向曰言天寒也蝟蟲名毛如針刺　善曰西京雜記

曰元封二年大雪深五尺野鳥獸皆死牛馬蹏縮如蝟韋曜集曰秋風揚沙塵寒露霑衣裳角弓持急絃鳩鳥化爲鷹 **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 向曰猶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善曰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焉 **投軀報明主身死爲國殤** 良曰殤非命也言以死報國國戰士也楚辭祠國殤曰身既死兮神以靈壄既毘黎兮爲鬼雄 **結客少年場行** 翰曰言少年時結任俠之客爲游樂之場終而無成故有斯作也 善曰曹植結客篇曰結客少年場報怨洛北芒范曄後漢書曰祭遵嘗爲部吏所侵結客報之也 **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讎** 翰曰以錦爲帶吳鉤鉤類頭小曲白刃刀劒之屬此皆言豪俠之士 善曰古曰出東南行曰黃金絡馬頭觀者滿道傍禮記曰居士錦帶吳都賦曰吳鉤越棘也桓範世要論曰觴酌遲速使用失意淮南子曰今有美酒嘉肴以相賓饗爭盈爵之間乃反爲鬬而相傷三族結怨 **追兵一旦至負劒遠行游** 濟曰追兵即邊郡徵兵也故感義而行

善曰追兵謂捕已也遠行以避之也范曄後漢書曰世祖會追兵至燕丹太子聽秦王姬人鼓琴琴聲曰鹿盧之劒可負而拔 **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丘** 向曰舊丘謂舊里也 善曰廣雅曰丘居也 **外高臨四關表裏望皇州** 良曰凡帝鄉四面皆有關也 善曰陸機洛陽記曰洛陽有四關東爲城皋南伊闕北孟津西函谷表裏脩外也左氏傳子范曰表裏山河 **九塗平若水雙闕似雲浮** 銑曰大逵可並九軌故人營國傍三門國中九經九緯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古詩曰雙闕百餘尺史記曰三神山黃金白銀爲宮闕望之如雲氣崔駰達旨曰冠蓋雲浮 **將相夾道列王矦** 翰曰扶亦夾也羅亦列也皆王矦將相之宅 善曰漢書曰宣帝登長平坂王矦迎者夾道陳也 **日中市朝滿車馬若川流** 善曰周易曰日中爲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張協雜詩曰高車駟駿填塞通逵 **擊鐘陳鼎食方駕自相求** 翰曰貴者鼎食必擊鐘亦並車而相尋求也 善曰左氏傳曰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家語曰子路南遊於楚積粟萬鍾列鼎而食方駕已見上文古詩曰冠帶自相索 **今我獨何爲掊** 苦感切 **壈洛感切懷百憂** 向曰

百憂言多也　善曰楚辭曰予獨何爲楚辭曰負士失職而忘不平又曰惟鬱鬱之憂獨久而忘坎壈而不遇王逸曰坎壈不遇貌也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憂

東門行

出東門行古辭也

傷禽惡弦驚倦客惡離聲　翰曰禽傷於弓惡於聞弦客倦於別惡聞離聲　善曰戰國策魏加對春申君曰臣少之時好射願以射譬可乎春申君曰可異日更贏與魏王處魏王曰吾能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贏曰可有鴻鴈從東方來更贏以虛弓發而下之王曰射之精可至此乎更贏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者其創痛也悲鳴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忘聞惟弦音引而高飛故創怯今臨武君常爲秦孽不可爲拒秦之將也離

聲斷客情賓御皆漣零　銑曰賓謂送別之人御御車者　漣零心斷絕將去復還訣　善曰訣與決同一息不相知何況異鄉別　向曰訣亦別也一息言少間也善曰說文曰息喘也遥遥征駕遠杳杳落日晚　翰曰遥遥行貌杳杳以爲百人酸毛詩曰綿兮綿兮其瓜瓞兮綿綿不絕貌也　善曰毛詩曰綿綿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夜中飯　善本作飲字　野風吹秋木行子心腸斷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　良曰梅不可療飢葛非寒服言羈客衣服不得其所　善曰淮南子曰百梅足以爲百人酸毛詩曰綿兮綿兮其瓜瓞兮綿綿不絕貌也　善曰毛詩曰綿綿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凄其以風毛萇曰凄寒風也　善曰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向曰不解顏者無樂情也　善曰列子曰列子師老商氏五年之後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也

自慰彌起長恨端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彌益也　長歌欲苦熱行

翰曰謂於南方瘴癘之地盡節征伐而國家賞之太薄　善曰曹植苦熱行曰南經歷交阯

赤阪橫西阻火山赫南威　銑曰西域有赤土身熱之阪

荒外有火山其中生木晝夜火起阻阪也赫盛貌爲南方之威色　善曰漢書西域傳杜欽曰又歷大頭痛小頭痛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外有火山焉長四十里廣四五里其中皆生木晝夜火燃雖暴風雨火不滅　身

熱頭且痛鳥墮魂來歸向曰飛鳶過熱陷墮水中楚辭云魂兮來歸南方不可以止　善曰東觀者記馬援謂官屬曰吾在浪泊仰視烏鳶跕跕墮水中楚辭曰魂兮來歸南方不可以止雕題黑齒得人以祀其骨爲醢

湯泉發雲潭焦煙起石圻翰曰雲潭石圻爲湯泉集煙者蓋熱之甚也雲潭山泉也石圻石岸也　善曰王歆之始興記曰雲水源泉涌溜如沸湯有細赤魚出游莫有獲之者焦烟蓋熱氣也南越志曰興寧縣有熱水山焉其下有焦石敲蒸之熱恒數四文楚辭曰觸石碕而衡遊埤蒼曰碕曲岸碕與圻同

日月有恒昏雨露未常晞濟曰歊暑之氣上蔽日月而越巂地有漏天冬夏常雨露不乾晞乾也　善曰魏都賦曰窮岫渫雲日月恒翳曹植感時賦曰惟淫雨之永降曠三旬而未晞毛詩曰白露未晞毛萇曰晞乾也東觀漢記馬援曰吾在浪泊之時下潦上霧

丹蛇踰百尺玄蜂盈十圍銑曰皆南方有之丹赤踰過玄黑盈長也十圍三丈也　善曰外國圖曰楊山丹蛇居之去尤疑五萬里楚辭曰赤蟻若象玄蜂滿壺百尺十圍言其長大也

含沙射流影吹蠱病善本作痛字

行暉良曰江中有物名曰水弩於中流含沙射人之影所中者頭痛發熱劇者至死吹蠱飛蠱也江南有畜蠱者主人行之以殺行人置人食飲中人不覺其家遂滅者則飛游妄逐行客中者皆病死此言病行客使無光暉也　善曰千寶搜神記曰有物處于江水其名曰蜮一曰短狐能含沙射人所中者頭痛發熱劇者至死毛詩義疏曰蜮短狐一名射影吹蠱即飛蠱也顧野王輿地志曰江南數郡有畜蠱者主人行之以殺人行食飲中人不覺也其家絕滅者則飛遊妄走中之則斃行暉行旅之光暉也

瘴善本作障字

氣晝熏體菌罔露夜霑衣向曰瘴氣毒熱氣也菌草上露人觸之肉即潰爛　善曰吳志華覈表曰蒼梧南每歲有癘風障氣宋永初山川記曰寧州鄣氣菌露四時不絕菌草名有毒其上露觸之肉即潰爛菌音罔

饑猨莫下食晨禽不敢飛翰曰畏毒氣也　善曰南越志曰膋石縣有銅澗泉源沸涌謂之毒水飛禽走獸經之者殞膋音勞列女傳陶荅子妻曰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曹植七哀詩曰南方有鄣氣晨鳥不得飛

毒涇尚多死渡瀘寧具腓善本作肥　濟曰涇瀘二水名晉伐秦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諸葛亮云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具俱腓病也寧止於病其皆至於死言此毒中人甚於彼二處也　善曰言秦人毒涇尚或多死況今毒癘乎諸葛渡瀘寧有俱病也左氏傳曰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諸葛亮表曰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毛詩曰秋日淒淒百卉具腓毛萇曰腓病也瀘音盧腓音肥

生軀蹈死地昌志登禍機良曰言使生軀與昌盛之志蹈此死亡之地翻爲禍之機兆也登升也　善曰列女傳曰楚子發之母謂子發曰使人入於死

地而康樂於上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曹大家曰軍事險危故爲死
地也莊子曰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司馬彪曰言生以是非
臧否交接則禍敗之來若機栝
之發班固漢書述曰禍如發機 戈船榮旣薄伏波賞亦微
銑曰漢侯嚴爲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竟不得大官後漢馬援擊
交阯還師位纔列卿言皆輕此炎方盡忠効勤而榮薄賞微者是國
家報之輕也 善曰漢書曰歸義侯嚴爲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
范曄後漢書曰交阯女子徵側反拜馬援爲伏波將軍擊交阯斬徵
側振軍旅還京師
朝見位次九卿 爵 善本作財字 輕君尚惜士重安可希 向曰
小臣計倪對越王句踐曰祿君之輕也性命士之重也此言君所
輕者尚惜不與士所重者安可望乎 而望也 善曰韓詩外傳曰宋
燕相齊還遂罷歸盡召門尉田饒等問曰大夫誰與我赴諸侯乎皆
伏不對宋燕曰何士易得而難用也田饒對曰君紈素錦繡從風而
弊士曾不得緣衣夫財者君所輕死者
士所重君不能用所輕欲使士致重乎

白頭吟 濟曰疾人相知以新間舊不能至於白
首故以爲名 善曰西京雜記曰司馬
相如將娉茂陵一女爲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
相如乃止沈約宋書古辭白頭吟曰凄凄重凄凄
嫁娶不須啼願得
心人白頭不相離

豈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 翰曰朱絲繩琴瑟之朱絲也玉
壺冰取其潔淨也 善曰朱
絲朱絃也禮記清廟之瑟朱絃而䟽越桓子新論曰神農始削
桐爲琴繩絲爲絃秦子曰玉壺必求其以盛干斯必求其以斷
慙宿昔意猜恨坐相仍 向曰言我清豈不慙昔時之意而
君疑恨坐而相仍 善曰馮衍答
任武達書曰敢不露陳宿昔之意東觀漢記段熲曰張奐事
勢相反遂懷猜恨方言曰猜疑也爾雅曰仍因也猜千才切
賤恩舊世議逐衰興 銑曰謂人世輕薄 善曰毛詩序云
朋友道絕鄭玄曰道絕者弃恩舊也
毫髮一爲瑕丘山不可勝 良曰言人之情移縱見瑕隙
如毫髮之小則以爲如丘山
之大不可勝載 善曰李尤戰銘曰山陵之禍越于毫芒仲長子昌
言曰事求絲髮之釁孫盛曰劉琨王浚睚眦起於絲髮釁敗成於丘
海文子曰禍福之至
雖立山無由識之矣 食苗實碩鼠點 善本作玷字 白信蒼蠅
翰曰詩云碩鼠碩鼠無食我苗又云營營青蠅止于樊皆喻讒佞也
鼠能害田苗蠅能變白黑言君心移易亦由讒佞也 善曰毛詩曰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蒼蠅之
爲蟲汙白使黑已見上文 鳧鵠遠成美薪芻前見陵 濟曰
田饒謂魯哀公曰夫雞有五德君所以烹而食之者以其所從來近
矣夫黃鵠無此五德一舉千里止君園池啄君稻粱而君貴之者以

其所從來遠也今臣將去君高舉矣故謂遠者成美鳧亦鵠類故連言之汲黯曰陛下用人如積薪後來者居上故謂前者見陵芻亦草也　善曰韓詩外傳曰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謂哀公曰夫雞頭戴冠文也足有距武也見敵敢鬬勇也有食相呼仁也夜不失時信也雞有五德君猶日瀹而食之者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出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稻粱無此五者而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故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公曰吾書子之言文子曰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也蒼頡篇曰陵侵也史記曰汲黯謂武帝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後來者居上

申黜褒女進班去趙姬昇周王日淪惑漢帝益嗟稱　銑曰周幽王黜申后而愛褒姒日以淪溺迷惑漢成帝去班婕妤而寵趙飛鸞益用嗟歎稱美此由忘故賞新竟招後議善曰毛詩序曰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孔安國尚書傳曰淪沒也班婕妤失寵已具班婕妤怨詩

心賞猶難恃[illegible]恭豈易憑　良曰假如深心相賞猶難恃也美貞外恭豈足憑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illegible]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尚書曰貌曰恭

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　向曰膺胷也　善曰列子曰昔人有知不死之道者齊子欲學其道聞言者已死乃撫膺而歎

放歌行　翰曰敘放臣之心也

蓼來鳥**蟲避葵菫習苦不言排**　善本作非字　**小人自齷齪**　初筩

安知曠士懷　濟曰小人不知曠士之心亦猶蓼蟲不知葵菫之美言京都貴人競相趨逐以有德者不與已同陰共排弃耳蓼辛菜葵菫甘菜也蟲有好蓼者不能知他菜也齷齪短狹皃　善曰楚辭曰蓼蟲不徙乎葵藿王逸曰言蓼蟲處辛竦食苦惡不徙葵藿食甘美者也漢書酈食其曰其將齷齪好苛禮也

雞鳴洛城裏禁門平旦開　善曰史記曰雞三號平明東觀漢記杜詩曰伏湛出入禁門補拾遺

冠蓋縱橫至車騎四方來素帶曳長飈華纓結遠埃　良曰素帶紳也飈風也纓冠纓也結埃塵也　善曰禮記曰大夫帶素爾雅或爲此炎飈與焱同古字通也七啓曰華組之纓

日中安能止鐘鳴猶未歸　銑曰鐘鳴謂暮也　善曰日中爲市已見上文崔元始正論永寧詔曰鍾鳴漏盡洛陽城中不得有行者

夷世不可逢賢君言　善本作信字　**愛才明慮自天斷不受外嫌猜**　向曰夷平天君也　善曰郭象注曰世有夷險左氏傳曰魏犨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才李尤上林苑銘曰顯宗備禮明慮弘深左氏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猜疑也

一言分珪爵片善

辭草萊 翰曰士有一言合理片善應時則必分珪與之使辭去草萊珪公侯所執者爵則五等爵也 善曰漢書張竦奏曰一言之勞皆蒙丘山之賞解朝曰析人之珪檐人之爵莊子曰浪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 豈伊白璧賜將起黃金臺 向曰言行合於賢士豈惟賜白璧而已亦將起黃金之臺以待焉虞卿、卿一說趙孝成王賜白璧一雙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 善曰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王隱晉書曰段匹磾賜白璧一雙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二說所異故具引之 今君有何疾臨路獨遲迴 明時君則無患當今宜去何不行之有也 銑曰言學仙也

外天行 銑曰學仙也 家世宅關輔勝帶宦 善本作官字 王城向曰宅居也關輔謂關中三輔也勝帶謂勝冠帶時也 善曰關關中也漢書曰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東京賦曰然後以建王城 備聞十帝事委曲兩都情 翰曰兩漢都雒京各十餘帝其中情事盡已知之 善曰十帝兩都俱謂漢也論衡曰漢家三百歲十帝燿德 倦見物興衰驟覩谷屯平 濟曰驟頻屯難也 翻翻類迴掌悅惚似朝榮 濟曰翻翻悅惚謂須臾間也如迴掌之反覆朝榮之開落也 善曰東京賦曰奈何兮繁華朝榮兮夕斃 窮塗悔短計晚至 善本作志字 重長生 善曰春秋合誠圖曰黃帝請問太一長生之道太一曰齋戒六丁道乃可成 從師入遠岳結友事仙靈 善曰莊子曰從師不圉郭象曰任其自聚非圉之也楚辭曰與赤松結友兮比王喬而為偶 五圖發金記九籥隱丹經 良曰采芝云五圖出太清金匱記發開也仙經有九轉金液丹法籥可以盛書故云隱丹經 善曰抱朴子曰余聞鄭君言道書之重莫尚於三皇文五岳眞形圖也又曰鄭君唯見授金丹之經又曰仙經九轉丹金液經皆在崑崙五城之內藏以玉函尚書曰啓籥見書鄭玄易緯注曰齊魯之間名門戶及藏器之管曰籥以藏經而丹有九轉故曰九籥也 風餐委松宿雲臥恣天行 銑曰風餐餐風雲臥言委任風雲所之或宿於松或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 冠霞登綵閣解玉飲椒庭 向曰冠霞冠謂從山也解玉珮

謂夫仕也綵閣椒庭皆仙居也飲飲玉醴也　善曰郭璞遊仙詩曰振髮戴翠霞解褐被丹霄陸機雲賦曰似長城曲蜿綵閣相扶椒庭取其芬香也洛神賦曰踐椒塗之郁烈　嘆逝越萬里近別數千齡　翰曰齡年也　善曰神仙傳若士謂盧敖曰吾一舉千萬里吾猶未之能馬明先生別傳曰先生隨神士還代見安期先生語神女曰昔與女郎遊于安息憶此末久已二千年矣　鳳臺無還駕簫管有遺聲　翰曰有簫史者善吹簫秦穆公有女弄玉好之公遂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鳳皇來止其屋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旦皆隨鳳皇飛去故秦氏作鳳女祠有簫聲阮籍詠懷詩曰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　何時與爾曹啄腐共吞腥　良曰一從仙游永與世闇不可復之人　善曰如淳漢書注曰曹輩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腥臭也

皷吹曲　五言　善曰集云奉隋王教作古入朝曲

虞羲　蔡邕曰皷吹歌軍樂也謂之短簫鐃歌黃帝岐伯所作也

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　向曰金陵地名　善曰爾雅曰江南曰揚州住麗已見上文吳錄曰張紘言於孫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爲金陵秦始皇時望氣者云金陵有王者氣故斷連崗改名秣陵也曹植贈王粲詩曰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　逶迤帶綠水　翰曰逶迤長貌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逶迤長高貌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逶迤長遠遠望懸絕也馮衍顯志賦曰伏朱樓而四望採三秀之華注曰迢遞遠望懸絕也馮衍顯志賦曰伏朱樓而四望採三秀之華　芙蓉發綺井　翰曰綺井飾井欄也　善曰西京雜記曰茂陵富人袁廣漢於北邙山下築園激流水注其中養奇木異草又有靈芝生其園中一莖九葉又有連理樹一莖六枝又有駕鵝鴛鴦鸂鶒諸鳥孔雀鸚鵡奇獸怪物窮極侈麗廣漢後有罪誅沒入官其園屋皆賜梁孝王梁孝王增廣宮室遂侵此園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其園屋一如廣漢制度又有雕文刻鏤金玉珠璣之飾過於廣漢焉　英飛鴛夾馳道垂楊蔭御溝　向曰飛鴛觀外至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天子道也洛陽記曰天淵南有石溝御溝水也崔豹古今注曰長安御溝謂之鴛水劉逵之楊溝植楊於其上　凝笳翼高蓋疊鼓送華輈　銑曰凝笳其聲凝咽也疊故其聲重疊也向曰羣臣有功則圖畫其形於雲臺名可收錄也　善曰徐引聲謂之凝爾雅曰翼送也老子曰馳馬高蓋小擊故謂之疊西京賦曰龍輈華轂兩京賦序曰朝夕論思日月屬納鴛後漢書曰蕭宗詔賈逵入講尚書南宮雲臺解嘲曰蘭先

謝玄暉　銑曰眺奉隋王教作古人入朝曲

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　向曰金陵地名　善曰爾雅曰江南曰揚州住麗已見上文吳錄曰張紘言於孫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爲金陵秦始皇時望氣者云金陵有王者氣故斷連崗改名秣陵也曹植贈王粲詩曰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　逶迤帶綠水　翰曰逶迤長貌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逶迤長遠遠望懸絕也馮衍顯志賦曰伏朱樓而四望採三秀之華　芙蓉發綺井　翰曰綺井飾井欄也　善曰西京雜記曰茂陵富人袁廣漢於北邙山下築園激流水注其中養奇木異草又有靈芝生其園中一莖九葉又有連理樹一莖六枝又有駕鵝鴛鴦鸂鶒諸鳥孔雀鸚鵡奇獸怪物窮極侈麗廣漢後有罪誅沒入官其園屋皆賜梁孝王梁孝王增廣宮室遂侵此園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其園屋一如廣漢制度又有雕文刻鏤金玉珠璣之飾過於廣漢焉　英飛鴛夾馳道垂楊蔭御溝　向曰飛鴛觀外至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天子道也洛陽記曰天淵南有石溝御溝水也崔豹古今注曰長安御溝謂之鴛水劉逵之楊溝植楊於其上　凝笳翼高蓋疊鼓送華輈　銑曰凝笳其聲凝咽也疊故其聲重疊也向曰羣臣有功則圖畫其形於雲臺名可收錄也　善曰徐引聲謂之凝爾雅曰翼送也老子曰馳馬高蓋小擊故謂之疊西京賦曰龍輈華轂兩京賦序曰朝夕論思日月屬納鴛後漢書曰蕭宗詔賈逵入講尚書南宮雲臺解嘲曰蘭先

生收功於章臺

挽歌 善曰譙周法訓曰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尸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爲此歌以寄哀音焉

挽歌詩三首

繆熙伯 翰曰魏志云繆襲字熙伯東海人有才學多所敘述官至尚書光祿勳漢高祖召田橫至尸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爲悲歌以寄其情後廣之爲薤露蒿里歌以送死也至李延年分爲二等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因呼爲挽歌 善曰文章志曰繆襲字熙伯魏志曰襲東海人有才學多所敘述官至尚書光祿勳

生時游國都死後弃中野 善曰歸田賦曰遊都邑以永久周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

朝發高堂上暮宿黃泉下 翰曰高堂生所居黃泉死所葬 善曰論衡曰親之生也生之高堂之上其死也葬之黃泉之下故言黃泉也

白日入虞淵懸車息駟馬 良曰虞淵日入處言人之死如日沒於虞淵矣懸車息馬不復乘人也 善曰淮南子曰日出湯谷至于悲泉爰息其馬是爲懸車至于虞淵是謂黃昏也

我 銑曰我爲亡者稱也 善曰淮南子曰丈夫恬然無爲與造化逍遥高誘曰造化天地生也存已見上文

形容稍歇滅齒髮行當壇自古皆有然誰能離此者 善曰穆天子傳七萃之士曰自古有死生

挽歌詩三首

陸士衡

卜擇考休貞嘉命咸在茲 翰曰卜擇葬地考其貞吉嘉善之命云在此中 善曰儀禮曰筮若不從筮擇如初儀又曰卜若不從卜擇如初儀鄭玄曰擇地而筮之也鄭玄毛詩箋云考稽也鄭衆周禮注曰大貞大卦也廣雅曰命名也

夙駕警徒御結轡頓重基 向曰夙駕早駕也警戒也徒御御車者結連也謂馬轡相連而駕也頓上下也重基山也謂輀車上下於山阜之間善曰毛詩曰星言夙駕又曰徒御不驚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基也

龍旂荒被廣柳前驅矯輕旗 薛綜曰龍旂畫龍於旂也被廣柳車飾棺君龍惟蜃容離旂旂蒙也在傍曰

帷在上曰帳皆所以衣柳也輿棺之車其蓋曰柳前驅舉旗以引路將啓殯也　善曰礼記曰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繭荒鄭玄曰荒蒙也在傍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被猶衣也又記曰周氏置季布於廣柳車中劉熙釋名曰輿棺之車其蓋曰柳晉灼漢書曰柳聚也衆飾之所聚也禮記曰以死者爲不可別也故以其旗識之賀循葬禮曰杠今之旐也古以緇布爲之絳繒題姓名而已不爲畫飾帳與荒同古字通

殯宮何嘈哀響沸中闈

良曰嘈嘈衆哭聲闈

殯宮之門　善曰釋名曰於西壁下塗之曰殯儀禮曰遂適殯宮

露詩

中闈且勿諠

善本作憲作讙

憲我讙

銑曰代歌者言薤露高里古挽歌詩一曰薤上朝露何易晞明朝更復露人死一去何時歸其二曰高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去何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善曰崔豹古今注曰薤露高里並葬歌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爲之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亦謂人死魂精歸乎蒿里故有二章其一曰薤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其二章曰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至李延年乃分二章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亦呼爲挽歌也

死生各異倫祖載當有時

翰曰倫理祖始也祖載謂移柩車爲行之始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唐姬詩曰死生各異兮從此乖周禮曰喪祝掌大喪祖飭棺乃載鄭玄曰祖爲行始也其序載

祠后飭白虎通曰祖者始也始載於庭轅車辭祖禰故名曰祖載也白虎通與鄭說不同故俱引之

舍爵兩楹位

啓殯進靈輀

善曰儀禮曰乘遂于祖用輴正柩於兩楹間奠設如初又曰請啓期鄭玄曰請啓殯之期也說文曰輴車也　禮記孔子曰子畴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而見饋食言奠者以爲凶也

宿歸無期

濟曰飲餞出宿謂相送也言逝者莫能舉酒復無歸期　善曰毛詩曰出宿于濟飲餞于禰

帷翼翼飛輕軒駿駹

楚辭注曰凌周至也　善曰孔安國曰周至也王逸楚辭注曰凌衆也論語子曰友朋自遠方來皆奔遠至來此相送周至也

良曰向曰言不復見舊居也衽席也曠猶無也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衽卧席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曠空也

廣遺影棟宇與子辭

衽善本作袵字

周親咸奔湊友朋自遠來

良曰

良策捶也駹良馬名　善曰毛詩曰乘其四駱載驟駹駹又曰有騂有駹毛萇曰蒼白曰駹也

按轡遒長薄

善曰尚書王曰雖有周親不若仁人孔安國曰湊衆也論語子曰友朋自遠方來也草木叢生曰薄子謂亡者謂墳墓

送子長夜臺

翰曰遵德也莫明故云長夜臺　善曰漢書曰天

子按轡徐行阮瑀七哀詩曰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呼子子不聞泣子子不知歎息重櫬楚覲側念我疇昔時濟曰送者詞也言疇昔游從之時矣櫬棺也　善曰杜預左氏傳曰櫬棺也楚鎮切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三秋猶足收萬世安可思濟曰詩云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若此之念猶足可收萬世永絕安可思也　善曰毛詩曰一日不見如三秋兮殉沒身易亡救子非所能女夷良曰欲以身殉子亡沒甚易獨救子不能致焉　善曰臣瓚漢書注曰亡身從物曰殉殉或爲殞含言言哽咽揮淚淚善本作涕涕字流離向曰含言欲言也哽咽悲哀貌流離淚散貌　善曰劉表與袁譚書曰聞之哽咽若存若亡長門賦曰涕流離而從橫流離親友思惆悵神不泰翰曰惆悵痛恨也泰通也　善曰流離已見上文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素驂佇轜軒玄駟驁飛蓋良曰驂駕也玄駟四馬也轜車喪車也佇立驁馳也皆葬之儀注也哀鳴興殯宮迴遲悲野外向曰興起也迴遲迴轉遲留也　善曰殯宮已見上文魂輿寂無響但見冠與帶銑曰魂輿魂車也中有平生冠帶也　善曰周遷輿服志曰禮葬有魂車儀禮曰薦車旨東榮鄭玄曰進車者象生時將行陳駕今時謂之魂車也備物象平生長旌誰爲旆向曰明器備物而不可用而皆象平生所服御者長旌銘旌也誰爲旆者言爲亡者之旆　善曰禮記曰孔子爲盟器者備物而不可用周禮曰大喪供銘旌悲風鼓善本作徽字行軌傾雲結流藹翰曰悲風者聽風有似助悲故云悲風鼓擊也軌車也哀響震雲有似傾側故曰傾雲結聚流行藹蓋也　善曰爾雅曰徽止也或作鼓軌車也結猶積也文字集略曰靄雲雨狀也藹與靄古字同振策指靈丘駕言從此逝濟曰振舉策鞭也靈丘墓也逝往也言從此一往無復還期也　善曰秦嘉詩曰振策陟長衢曹植感節賦曰豈吾鄉之足顧戀祖宗之靈丘毛詩曰駕言出遊重阜何崔嵬玄廬竄其間向曰重阜重崗阜也崔嵬高貌玄廬謂墓也竄藏也　善曰曹植曹喈誄曰痛玄廬之虛廓旁薄立四極穹隆放蒼天銑曰旁薄地之形也穹蒼天之形於壙中儀象天地也四極四方也蒼天青天也　善曰爾雅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鉛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太玄經曰天穹隆而周乎下地旁薄而向乎上故天裹地側聽陰溝涌卧觀天井懸

濟曰壙中又作陰溝天井故亡者側聽卧觀之淮謂波涌也懸者在於上如懸也　善曰古之葬者於壙中爲天象及江河陰溝江河也天井天象也魯靈公殿賦曰玄醴騰涌於陰溝史記曰始皇治驪山以水銀爲江河上具天文天官星占曰東井一名天井　善本作廣字　**宵何寥廓大暮安可晨**　翰曰宵暮皆夜謂壙中也寥深廓空也安可晨不可見明也　善曰張兔遺令曰地底冥冥長無曉期　**人往有返**　善本作反字　善曰吕氏春秋曰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對曰今臣將有遠行胡可以問之高誘曰謂即世也　**歲我行無歸**　向曰四民士農工商　善曰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海水經曰東海中有山焉名度索上有大桃樹東北曲枝名曰鬼門萬鬼所聚　**昔爲七尺軀今成灰與塵**　善曰淮南子曰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韓子曰死者始而灰已而士李尤九曲歌曰肥骨消滅隨塵去　**金玉素所佩鴻毛今不振**　平良曰素昔振舉也如金玉之珍昔所佩服如鴻毛之輕今不能勝舉　善曰漢書郊祀歌曰曳珂鍚佩珠玉鄭玄禮服注曰素故也鴻毛喻輕也燕丹子曰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　**豐肌爛腐入蟻蝝**　善曰淮南子曰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韓子曰死者始而灰骨作姿　**永夷泯**　平向曰豐肌妍骸平生之美好也今以此饗食蠛蠓長爲夷滅也蠛蠓土中蟲名泯盡也　善曰司馬相如美人賦曰弱骨豐肌莊子曰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賚送吾具豈不備邪何必加此乎弟子曰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廣雅曰夷滅也尒雅曰泯盡也　**壽堂延螭魅虛無自相賓**　翰曰壽堂祭祀處言祭祀之處獨魑魅與虛無相延爲賓主魑魅邪鬼也　善曰楚辭曰蹇將澹今壽宮與日月齊光王逸曰壽宮供神之處也左氏傳曰王孫滿對楚子曰螭魅罔兩魑魅莫能逢之杜預曰魑山神獸形魅怪物也周禮夏官曰五州爲鄉使之相賓鄭玄曰賓客其賢者也　**蠛蠓爾何怨**　濟曰言蠛蠓蟻何怨而饗食於螭魅我何親　我螭魅何親而憑附於我　**拊心痛荼毒永歎莫爲陳**　向曰皆假亡者詞也荼毒苦也　善曰拊心已見上文毛詩曰民之貧亂寧爲荼毒又曰假寐永歎

挽歌詩一首

陶淵明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　銑曰茫茫廣大皃蕭蕭風吹聲　善曰古詩曰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又曰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楚辭曰風颯颯兮木蕭蕭　**嚴霜九月中送我出**

遠郊良曰代亡者稱我也遠郊百里也　善曰楚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尒雅曰邑外曰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嶕慈遥嶢音堯翰曰嶕嶢高皃馬爲仰天鳴風爲自蕭條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濟曰助其悲哀　良曰幽室墳墓也不復朝無生期也　善曰字林曰憔嶢高貌蔡琰詩曰馬爲立踟躕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秋風爲我吟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銑曰皆歸於此故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已歸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向曰言情有厚薄死去何所道記體同山阿翰曰大陵曰阿

雜歌

歌一首并序

荊軻濟曰史記云荊軻衛人好讀書擊劒爲燕太子刺秦王不剋而誅於秦　善曰史記曰荊軻者衛人也好讀書擊劒之燕

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向曰燕丹太子名秦王秦始皇也丹祖送於易水上銑曰祖者將祭道以相送　善曰崔寔四民月令曰祖道神祀以求道路之福高漸離擊筑荊軻歌宋如意和之良曰高漸離宋如意皆壯士而軻之友也筑樂器名　善曰鄧展漢書注曰筑音竹應劭曰狀似琴而大頭安絃以竹擊之故名曰筑也歌曰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翰曰蕭蕭風聲也易水水名壯士軻自謂也自言爲事成敗俱不還也

歌一首并序

漢高祖濟曰漢書云高祖姓劉氏諱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項羽封爲漢王後平羽立爲天子謚曰高皇帝爲漢之高祖

高祖還過沛留置沛宮銑曰擊黥布還也沛高祖之里故以置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

酒酣上擊筑自歌 善本有曰銑曰佐酒助飲酒也 向曰上謂高祖也 善曰應劭漢書注曰酣治也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翰曰風自喻雲喻亂也言已平亂而歸故鄉故思賢才共守之 善曰風起雲飛以喻羣兇競逐而天下亂也威加四海言已靜也夫安不忘危故思猛士以鎮之

扶風歌一首

劉越石 良曰扶風地名蓋古曲也琨擬而自喻也集云扶風歌九首以兩韻爲一首今合而爲一者誤也 善曰集云扶風歌歌九首然以兩韻爲一首今此合之蓋誤

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 銑曰廣莫門洛陽城門名謂首發晉都丹水出葛谷故因言山也 善曰晉宮閣名曰洛陽城廣莫門北向漢書高都縣莞谷丹水所出也莞音管 左手彎繁弱右手揮龍淵 良曰繁弱弓名龍淵劍名謂晉被胡虜所逼意欲掃滅之 善曰左氏傳衛子魚曰分魯公以封父之繁弱杜預曰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弓名也戰國策蘇秦說韓曰韓之劍戟龍淵太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鴻鴈 顧瞻望宮闕俯仰御飛軒 向曰俯仰猶高下也御猶駕也飛軒廊宇也言顧見晉宮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 據鞌長歎息淚下如流泉繫馬長松下發鞌高岳頭 翰曰發去岳山也 冽冽悲風起泠泠澗水流 向曰冽冽風聲泠泠水聲 揮手長相謝哽咽不能言 濟曰謂別晉都也哽咽哀聲未出也 善曰晉灼漢書注曰以辭相告曰謝哽咽已見上文 浮雲爲我結飛 善本作歸 鳥爲我旋 銑曰雲結鳥旋言助我戀宮闕也 善曰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秋風爲我吟浮雲爲我陰 去家日已遠安知存與亡 善曰古詩曰相去日已遠韋弘嗣秋風篇曰辭親向長路安知存與亡 慷慨窮林中抱膝獨摧藏 向曰慷慨歎聲也摧藏憂傷也 善曰琴操王昭君歌曰離宮絕曠身摧藏 麋鹿游我前猴猨戲我側 翰曰羨其游戲得志 資粮既乏盡薇蕨安可食 濟曰薇蕨藥菜名安何也 善曰史記曰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 攬轡命徒

侶吟嘯絕巖中　善曰楚辭曰覽駕駟而下節李陵書曰吟嘯成羣　君子道微矣

夫子故有窮　良曰當君子道消之時孔子猶有窮厄此自慰之詞　善曰周易曰君子道消穀梁傳曰叔姬歸于紀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矣論語曰夫子在陳絕糧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惟昔李

愆　善本作騫字　期　銑曰愆過也愆期謂李陵與匈奴戰失利遂降之而實執忠信之節欲劫匈奴以報於漢而武帝不明其心乃誅其親族也　現誓將立功故引此歎息　善曰李陵降匈奴已見恨賦　周易曰愆過也騫與愆通也　我欲竟

傷　良曰此曲則此歌也悲且長言其心不可述也　弃置勿重陳重陳令人心傷也　善曰宋子侯歌曰吾欲競此曲此曲愁人腸　魏文帝雜詩曰弃置勿復陳

中山王孺子妾歌一首

陸韓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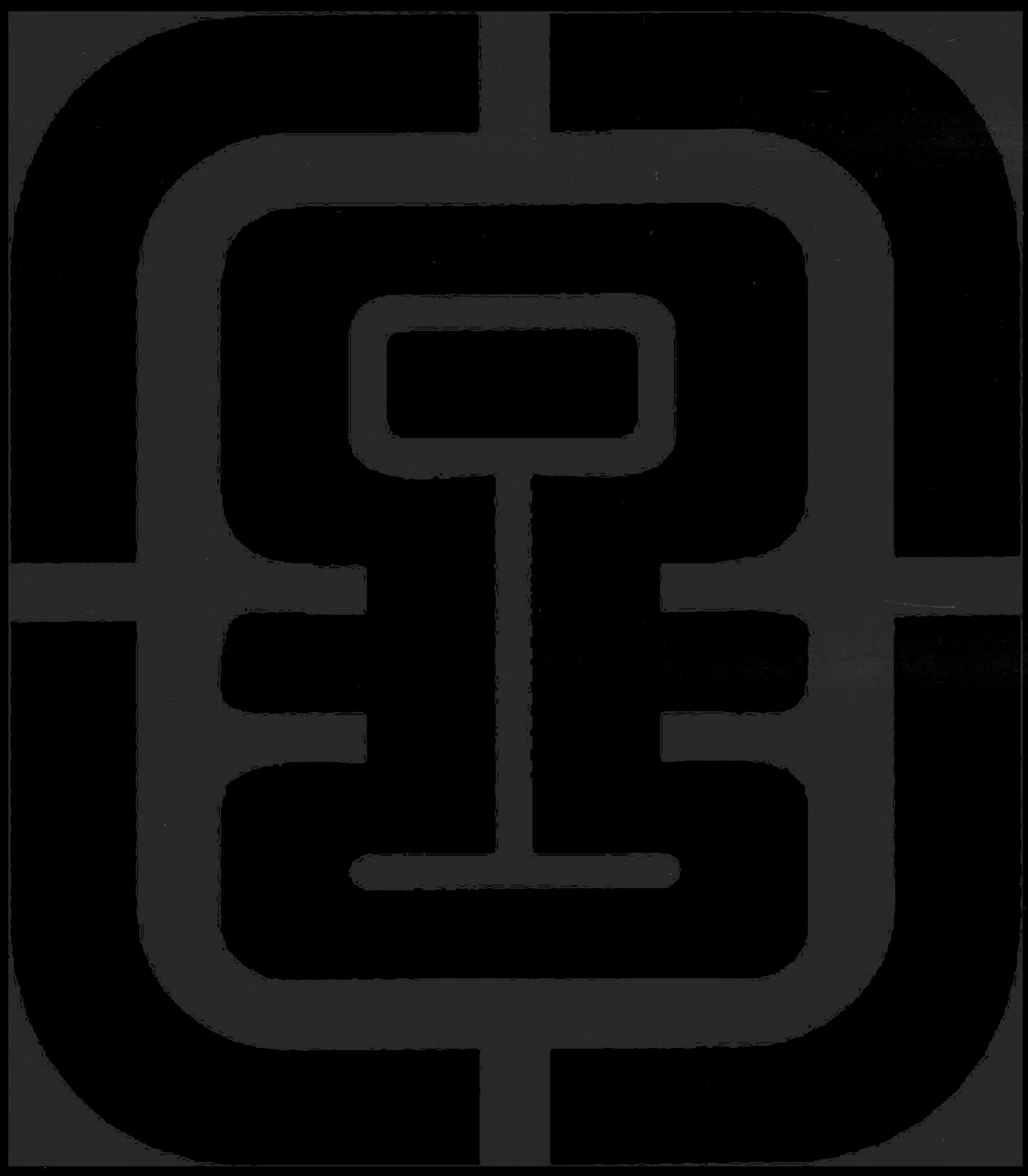
韓曰漢書云詔賜中山靖王噲及孺子妾并未央才人歌詩四篇孺子宮人

如姬寢卧內　善曰史記侯嬴謂魏公子曰如姬出入魏王卧內　班婕妤坐同車　成帝欲與班婕妤同輦此皆謂寵盛之時　善曰漢書曰婕妤在趙飛燕譖之退居長信宮　在魏王卧內而如姬出入王卧內常欲與班婕妤同輦載　善曰漢書曰成帝遊於後宮婕妤辭曰觀古圖書賢聖君主所以有名者皆有賢臣在側三代所以興者妹喜趙飛燕所以滅也

洪波陪飲帳林光　善本銑字　光字　銑曰洪波趙簡子臺也林光秦之殿名漢因之故曰餘言相與飲宴於宮觀　善曰韓詩外傳曰趙簡子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西都賦曰曰視往昔之遺館獲林光於秦餘然秦餘漢帝所幸洪波非魏王所遊疑陸誤也

蕖　向曰歲暮飄及喻年歲催其老也　芙蓉芙蓉蓉也喻人之美色秋衰而落　善曰爾雅曰別名芙蓉　子

瑕嬙後駕安陵泣前魚　向曰瀰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子瑕母病聞之夜矯君車以出君聞之曰孝哉爲母而刖也　嬙王與龍陽君並船而釣龍陽君泣曰始臣得魚小而甚喜後得益多而大遂弃前所得者今以臣醜惡得拂枕席爵至人君四海之內美人甚多聞臣得幸必褰裳而趨王臣亦同曩者所得小魚也將必弃矣王乃布令敢言

美人者族滅之今言安陵蓋誤也　舍曰韓子曰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跪彌子母病人聞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於門君聞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犯跀罪跀古刖字也說文曰矯擅也戰國策曰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釣得十餘魚而弃之泣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對曰無王曰然則何爲涕出對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大欲弃前之所得也今以臣凶惡而得拂枕席今爵至人　人於庭避人於塗四海之内其美人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毋褰裳而趨王乃布令曰敢言美人者族然泣魚是龍陽非安陵疑陸誤也

毋善本作矣字　君子定焉如翰曰言已我衰謝將失子瑕龍陽君寵辭曰已矣哉王逸曰已矣絕望之辭也思玄賦曰橈天道其焉如不知君子之意竟如何也　舍曰楚